

海南島与太平洋

· 著 晨 清 陳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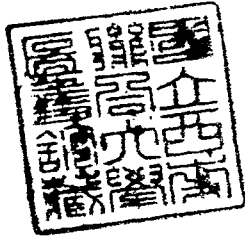


行印館書圖東亞

71 MG
K265.3
4/3

洋平太與島南海

著晨清陳



中日戰事科叢書

行印館書圖東亞



3 1763 4407 9

序

海南島的失陷與繼此而來的團沙羣島各主要島的失陷，在華南的軍事形勢上，尤其在西太平洋的現在與今後的國際關係上，都有極重大的意義。我們對於海南團沙的失陷後果如不加以注意，則今後西太平洋上必將發生許多我們認為是突兀意外的事變，而我們也就無力預測與應付這些事變。

然而返觀國內，對於海南陷落的後果，注意者雖尚不乏人，對於團沙陷落的後果，注意者就寥寥若晨星。最明顯的證據是全國各報紙對於團沙羣島名稱使用之紊亂與荒謬。

團沙羣島的界域如何，各地志鮮有明載，因之對於此羣島包含島嶼究有多少，一般人均莫知所從。但無論如何，日本人於今年二月所侵佔的斯巴特列等島均包在團

沙羣島以內，則國內出版的某幾種地圖（例如：童世亨著的中國形勢一覽圖）均有記載，是可按而知之事。但是團沙羣島各主要島嶼失陷後，國內各報竟不識是團沙羣島一部分之失陷，而均譯用英法文的名稱，大書爲『斯巴特列羣島』之失陷，宛若團沙羣島之外另有所謂斯巴特列羣島也者！然這還不足奇怪。怪事有更甚於此者。在全國各報一致用了英法譯名不久，忽又一致改用『新南羣島』的名稱，以代替斯巴特列羣島的名稱。但這個新名稱的來源如何呢？

中國地學會出版的地學雜誌第十二年第八及九期合刊（民國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初版）上，有如下一段文字：『最近根據日本報載，日本恆籛農學博士率領五十人，於台灣及馬來間之雙子島，長島及其他三島之間，發現一無人島，林木參天，海鳥極多。本年（按即民國十一年）七月間，日本農學士福島自該島載鳥糞二千噸回日，定名曰新南羣島，擬開闢經營云。』（李長傳：東沙島與西沙島）這就是『新南羣島』這一名稱的起源。

然這只是日本某個人對於團沙羣島中某些島嶼之私諡，而尚非日本全國對於各該島嶼之定名，以日本政府名義而定該島嶼爲『新南羣島』的，則在日本人以武力佔了各該島嶼之後。民國廿八年四月十九日，香港大公報上載有如下一條的電訊：『東京外訊：上月三十一日日本政府宣佈佔領斯巴特列島後，定十九日以官報正式發表，改斯巴特列島爲新南羣島，歸隸台灣總督管轄，並將歷敘新南羣島位置在北緯七度至十二度，東經一百十一度至一百十七度之間，重要島嶼，有北雙子島，南雙子島，西青島，三角島，中小島，電甲島，南洋島，七島，北小島，南小島，飛鳥島，西鳥島，丸島等。大正六年（民國六年）日本人會往勘查，大正七年即開始投資，採掘磷礦。昭和八年（一九三三）法國派軍艦十艘，佔據該島，向日本聲明，主權歸屬於法國，當時日本未予承認。茲將新南羣島，歸入台灣版圖，由台灣高雄州高雄市管轄。』這不是最後確定：『新南羣島』這名稱，是日本人對於團沙羣島所加的名稱嗎？

我們的全國各報分不清團沙羣島與斯巴特列羣島就是二而一，這還可以歸咎於我們地理志書的不詳。至於在日本人佔領了我們的團沙後，又竟而一致使用日本所給該島與新加的名稱，這真是太奇怪的現象了！這還不足以證明國內對於團沙陷落的後果太少注意嗎？

本編著係就海南島，團沙羣島，東沙，西沙等島在西太平洋上的形勢與關係，及海南與團沙陷落的後果，加以探討的，欲期讀者對各該島與西太平洋局勢之關係及前途，略知梗概。然在編著之時，執筆者却感覺到了一種最大的困難，這就是材料之缺乏與不精確。

例如海南島與馬尼拉，安南，新加坡等地的距離一問題，各書（如陳銘樞等編的海南島志等）所載極不一致，且有矛盾。海里，英里與華里，常常混紊不可分。至於更少人注意的團沙羣島，其與周圍各地距離究竟確實有多遠，則當然更難求得了。英

法人對於香港或安南等地與其他航程必經之地，都算有明確的里數，然對於海南團沙各島與別處距離的里數，亦不求甚詳，因為這與他們的海上經營尙少關係。然因此執筆者於編著本書時，也就無法求其精確了。這是無可奈何之事，要待我國的地理學者努力的，並且是編著者要向讀者告恕的。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編著者。

目次

第一章	海南島鳥瞰·····	一
第二章	海南附近各島的形勢·····	一一
第三章	西太平洋上的對立形勢·····	三九
第四章	海南島的軍略地位·····	七一
第五章	海南島陷落前後·····	一〇一
第六章	日侵海南之國際反響·····	一三五
第七章	太平洋的新局勢及其將來·····	一七一

第一章 海南島鳥瞰

我國的第一個大島，海南島，已於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起被敵人攻佔了。不僅海南島，不久以後，敵人又已進而侵佔了處在南洋中心的團沙羣島。

日人之侵佔這兩地，原是我們的意中事，因為日人之想侵佔這兩個西太平洋的要衝已非一日了。但是這兩個事件却是有重大意義的事件，因為牠們顯示給我們了今後日本軍閥想怎樣對付英法美的遠東勢力，顯示給我們了今後太平洋上的各帝國主義的關係會發生怎樣的轉變，而這轉變又是要大大影響到我國抗戰的前途的。

因此，在現在，以這兩個事件為中心而看看西太平洋的現勢，並觀測其將來，是我們為民族解放關爭的人所應有的行爲。

海南島舊稱瓊崖，隸屬於廣東省，位於中國最南地，與雷州半島隔瓊州海峽相望，既可控制安南，又可屏蔽廣東，在南海上很佔重要的地位。自台灣分割後，海南島即成爲中國之第一大島。地形長圓如雞蛋，其徑約有百里，五指山橫亘島上。海南島的氣候，終年是暑，無秋冬之分，五月至九月，暑氣更炎不可當；沿海較有涼風，吹來內陸，至夜半始感涼爽。五六二月，下雨最多，稱爲雨季，但暴風雨是很少光顧的。海岸極爲曲折，而良港不多，中以島北之海口，島南之榆林港爲最著。

島上的人口，以東北部分佈較密，西南部較疏，尤以島東北之瓊山爲人口密集之中心，其人種可分漢族和番族兩種，漢族以廣東人，廣西人，福建人移住者爲最多，約有一百九十萬；番族可分爲四黎：一，生黎，住在山間，和漢族相互往來。二，儋黎，又分爲東西二儋，大都住於平原，其生活狀態與漢族農民相似。三，苗黎，無定居，依山腹而住，絕不與漢人往來。四，岐黎，住在深山之中。番族之總數約有五六十萬。住民都具有純樸耐勞的美性，語言以海南島語爲主，廣東話通用於瓊山，

海口，嘉積市等處，黎民則各有其黎語。

島上的產業，非常發達，惜有很多地方尚未開發，真是一塊未開闢的處女地。近來英法人士投資者日衆，前途實未可限量。沿海一帶土地肥沃，島民大部份從事於農業，惟尙未一一開墾，而住民又以墨守成法，成績鮮著。近有英資中國公司，在新昌江樂安河流域一帶，專事栽培黃麻，前途頗有希望。農家以畜牛，豬，雞，鴨等爲副業，每年輸往香港者，其數頗巨。島上橫亘着的五指山中蘊藏着大量的礦產，有銅，鐵，金，鹽等礦，惜均貨棄于地，不能儘量利用。沿海富漁鹽之利，但漁戶都用舊法，老式漁具，且往往被日漁船所侵，產額有限。島上主要的出產，除了穀類木材外，有牛，豬，鮮蛋，家禽，魚類，胡麻，荔枝，生牛皮，黃糖，鹽等，又熱帶植物有椰子，檳榔香料等多種，中國產熱帶植物，以此地爲最多，都從島北的海口港所輸出。故海口港如能加以整理，築爲商港，那末，它的興盛是無疑的。

海南島的面積計有二萬三千一百二十九方公里。漢黎區域，各佔一半。全島人口

有二百十九萬五千六百四十五人，較台灣少一倍多，這顯然是由於本島未曾開發的緣故。在經濟上說，這裏可種米穀，尤宜種甘蔗，咖啡，檳榔等熱帶植物，可是現在它的經濟地位却不能和台灣相比較。

據歷史的記載，海南島在唐虞二代為揚越荒徼，秦為越外境，漢置珠崖儋耳二郡，晉隸合浦郡，宋齊梁陳之間，略有變更。唐立崖儋振三州，再分置瓊州，後又改為瓊崖二州。後五代屬南漢，宋廢崖州，併入瓊州，屬廣南西路，元朝便稱做瓊州，隸雷州之海北海南道。明初以瓊州為府，以儋，萬，崖為屬州，改隸廣東省，清因置瓊崖道，領三州十縣，清末改州併為十三縣。民國初年，仍置瓊崖道，改會同為瓊東，昌化為昌江，萬縣為萬甯。民十年，廢瓊崖道。民十五年，劃瓊山縣屬海口港，設海口市，十三縣仍舊，即儋縣，瓊山，澄邁，定安，文昌，瓊東，昌江，樂會，臨高，陵水，感恩，崖縣，萬甯是。民二十五年增闢黎境三縣：白沙，保亭，樂東。

海南島屹立大海中，四面汪洋，海岸線延長至千餘公里，環岸港灣甚多。其中天

然最良者，爲榆林，清瀾，馬鼻三港，一在南部，一在東部，一在北部。次爲西部的新英港。海口港原無足取，然以其地扼雷瓊海峽，據南渡江之下游，交通甚爲便利，且早已設鎮闢市，久已成爲政治經濟軍事重要地域；因此，港灣雖不良好，然在海南島上甚有地位。再次的良港爲三亞，藤橋二港，均在南部，與榆林港相距甚近，如榆林闢作軍港，則南部商港非二港莫屬。此外，尙有港灣數十，或可爲漁鹽業寄頓棲息之所，或可作爲補助港，均不無價值。

以上各港，自抗戰以來至日人佔據海南時止，常爲日本軍艦停泊之所，已見其重要。且海南形勢還可操縱西太平洋，所以各港灣的作用更形重要。因此，將主要港灣之狀況略述如次：

(一) 海口港 海口港在北部，距瓊山縣城七里，南渡江由此入海。清咸豐八年闢爲商埠。港內沙灘四布，水淺而路窄，大小輪船均不能駛入，須停泊於六七里外之海心。客貨起落，全用帆船轉駁，帆船達岸時間，如遇風順而潮漲，約需二小時，若遇

風逆而潮退，常需五六小時，風浪稍大時，甚而還無法起卸。然以接近雷州半島，爲與大陸交通之要道之故，且香港海防間之航輪又必由海峽經過之故，再加之海南北部爲人口最密之區，商業亦最盛之故，所以海口港在目前仍爲海南島的第一商業繁盛之港。年來政府當局屢有籌款築港之議，然迄未見諸事實。本港與香港海防長崎等處，均有定期航輪往來。

(一) 榆林港 榆林港在海南南部，距崖縣城一百二十里，與安南之陀林灣遙遙相對，爲我國與南洋羣島交通之要道，且爲華南最佳之軍港。港分內港外港二部，中間窄如蜂腰。外港口向南，兩岸皆二數百尺之山，相距約十里；水深二丈至九丈不等，可泊萬噸以上之輪船。內港口向南而斜偏東，港口左有樂道嶺，右有獨田嶺，兩嶺對峙，相距約三百丈，海岸平鋪，雖遇風暴，亦無危險。本港在冬春之季，漁業頗盛，近幾年來鹽田亦逐年增加。港中水質清潔，夏季往來南洋船舶，多寄泊本港，購食取水。故日俄之役，俄國波羅的海艦隊曾寄泊於此。清時，會議關爲軍港，未實行。日

本人之主張南進者，對本港極其重視，因其具有控制南洋各島之勝勢，及虎視安南之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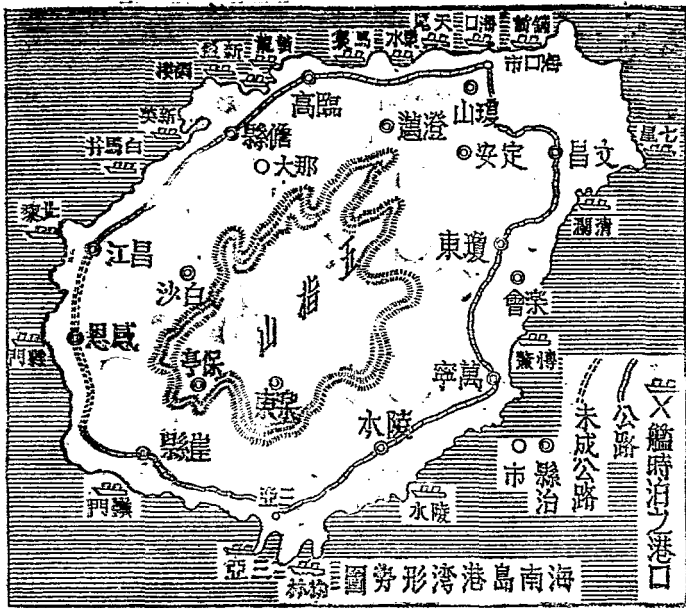
(二)清瀾港 清瀾港在文昌縣城之東南，面臨大海，港門寬約一里，港身長約十五里，港內窄處約一里半，寬處約四里。水深處三十尺，淺處十八尺，可容千噸以上之輪船十餘艘，較小之輪船數十艘。但港口有一二里寬之珊瑚礁，非經開濬，則五百噸以上之輪船即不能駛入。對內有河道及陸路，交通甚便；對外經常有大帆船數十艘往來於本島各埠，以及香港澳門江門北海安南新加坡暹羅等處。加之本港當東亞與歐洲及南洋航線之旁邊，經過輪船，常順途停泊，運取淡水，故形勢甚為重要。

(四)馬鼻港 馬鼻港在臨高縣城東北約四十里，港身坐南向北，長約十五里，寬約十里，水深常在二十尺內外，一二千噸之輪船可駛入口。本港往來海口北海廣州灣各埠之帆船甚多。清代會築砲台一座於此，現已塌毀。海口海防間輪船遇颶風時，往往入本港躲避。

(五)新英港 新英港在儋縣之西，距縣城約十里。分爲內外兩港，其分界處兩岸突出如虎牙狀，各有舊砲台一座。內港東西長約二十里，南北廣約十里。外港之西岸有土股伸出約八里，股尖有燈塔。本港航海事業，向稱發達，四五百噸之輪船可以自由出入。且位置與北海相望，將來海南與大陸之交通，當以本港爲最便利。

(六)三亞港 三亞港在崖縣城東一百二十里，東與榆林港只隔一山，相距六里，三亞大坡臨川三河由此入海。港爲一大灣，面西，東西長數百丈，南北廣二百丈，水深處約丈餘，千餘担之帆船可以出入。秋冬之季漁產甚旺，且爲產鹽豐富之區。

抗戰發生以後，敵艦不時在下列各港灣停泊：瓊山縣之海口港，天尾港，東水港；臨高縣之馬鼻港，新盈港，黃龍港，調樓港；儋縣之新英港，白馬井；昌江縣之北黎港；感恩縣之縣門港；崖縣之三亞港，榆林港，嶺門港；陵水縣之陵水港；樂會縣之博鰲港；文昌縣之清瀾港，七星嶺，舖前港。由此可見海南島是海軍的良好根據地，敵人之佔據牠是含有複雜意義的。各港灣形勢附圖說明如左：



至於海南島上的最大商埠，則第一為海口市，第二為嘉積市。

海口市在瓊山縣之北，海口港之濱，南渡江口之西岸，海陸交通佔本島重要位置，全島輸出入貨物大半集散於此。本港人口約四萬五千有奇，外國人之居留者，亦有四五十人。向歸瓊山縣管轄，民國十五年改為獨立市。為全島的政治，經濟，軍事，交通，教育之中心。

嘉積市為本島東路之商業總匯，全島之第二大市場。水路有萬

泉河可通內地，陸路交通更便。商民約四五千人，貨物輸出以檳榔，椰子，木材，豬，牛等爲大宗，輸入以洋紗，煤油，布疋，紙張等爲大宗，每年貿易總出入在一百五十萬元左右。

以上所述，大都限於海南四周的沿岸，爲島上的經濟文化的發達區域，亦即漢人的勢力區域。至於黎族，則大都散布在五指山脈一帶的腹地，其生活狀況亦大都還在半開化的階段。美國的地理學雜誌上近刊有 Leonard Clark 作的海南黎民探訪記一文，記述黎民情形，頗爲有趣。該文如下。

別以爲現在世界已沒有什麼待探發的地方了，還有許多隱晦的角落在待着我們去完全洩露出來呢。像位於中國海的那個熱帶大島，海南島，就是一個例子。

海南好比是一隻熱帶的水果，富有甜蜜的滋味。牠又好比是一個莊嚴的衛士，爲南中國及法屬安南守着大門。無疑地牠是遠東最要軍事根據地之

島北部平原爲漢人及熟黎所居，人口約二、〇〇〇、〇〇〇，至二、五〇〇、〇〇〇；生黎散居於內部叢山荒林之中，人口合計約二五〇、〇〇〇。（這是我個人的估計）。那叢山荒林中純然是生黎區域，間有廣東客家人前往貿易，至於白人深入其地的却甚罕聞。

一九三七年六月廿六日烈日當空的午刻，我在船上遙睹海南岸外的沙灘斑斕映目。因爲靠岸水太淺之故，船就在距岸二哩之外拋了錨。從那裏換乘帆船，緩緩向岸邊駛去，熱風，由那遠遠的神祕的叢山中經越崗巒起伏的原野吹來的熱風，不斷鼓動棕色的布帆咕咕作響。約一小時到了海口的長灘，環繞着我們的都是帆船，一排一排的漁人拿着網負着竹竿，在距岸頗遠的地方捕魚——在斜陽所拋射的龐大陰影下，好像是奇特的海怪一般。

在海口因爲兩種臨時的阻礙，停靠了三週。由海口乘汽車沿公路西南行

約六十哩抵『那大』（鎮名）。我們於是開始了我們的探奇歷險的征程。從那裏向東進發，深入腹地，千辛萬苦地歷越叢山荒林，依次經過巴撒登黎，俾黎，苗黎，歧黎的區域，歷時約一月，抵達距海南東岸不遠的嘉積市，始重與文明世界相親。

從『那大』動身的第一晚，我們幕宿在一條山脊上，距『紅霧山』不過二十哩。我在海濱未動身前會與那裏的外國人及中國人討論過這個感人的山名，但是沒有一個能說出一點道理來。

電光一閃一閃地環着山脊晃耀。日間例常的暴雨降下了。不多時，雨勢電勢漸衰下去，差不多日落時了。蟬在樹頂上奏着荒林的交響曲。天空好像施過甚麼魔術似的，現為一片紅色，我的翻譯王君對我說：這是當地魔神威力的表現。照我看起來，天雨之後，若使高氣空挾有微塵而低空淨潔時，這種現象的發生是很可能的，因為日暮時太陽光線的徑道較長，微透過塵而成。

的紅色，瀰漫上下，遂現爲玫瑰色的宇宙。

又走了兩天，約當下午四時，我們張幕住下了。黎人駱驛前來，於是交易開始了。他們帶來籃子弓箭及各式的巨刃等物出售，只要煙草或布，但不
要錢。巴撒登黎男子都以藍色文身，女子也文身，但花紋與男子不同。女子
耳朵懸着四吋長的銀鍊，已釵的髻上插着竹梳或銀梳，未釵的插着四吋長雕
刻的牛肋骨。

我的隨從的苦力大半患了瘧疾，旅伴尼可爾君也病了，我恍然於蠻荒之
地之所以迄未開發的原因了——我只得讓他們回去，同餘下的幾個苦力及王
君檢出些不可缺的器物，於七月廿七日繼續向腹地進發。

我們行抵一個大黎村，住了兩天，攝了不少影片及相片。第二天下午翻
譯王君帶來一位統管七十六村的村酋，名叫福奎亥的來見我，他說他的人都
很憤怒，因為他們認爲肖像被攝取生命就不保了。

我們又抵一個大村，名諾邦村，這裏正舉行一種儀式，祭饗一個死去二三年的人，兩個幾呎長的神像坐在椅子上，面前放着飯團作祭品，男人們奏着笛，女子在哀哭。

離諾邦村走了不遠。那「冒煙的山」突現在眼前了。我在海濱未動身前就已聽說內部有一個冒煙的火山。因為想登山對於中部海南作一番鳥瞰，就和王君很艱苦地爬上山頂。我看出山頂所發出的不是煙，乃是霧。高風吹擊到這高山前會掃過漫雨的草樹，所挾來的水氣遂成爲霧。

行行復行行，我們離別了巴撒登黎而踏進了儂黎區。儂黎男子腰際繫着遮布，頭上大都圍着紅藍白三色相間的高起的頭巾，背上負着籃子，內置巨刃及其他用品，頸部掛着雕刻的骨串。他們有一個顯著特徵，就是額前覆蓋着一個差不多四呎長的大髻，黎人之所以有「大髻黎」的稱也，就因為這種原故。其實黎人的髻，並不都是突出于額前的，像巴撒登黎的髻就是梳在頭

後的。

女人耳朵都垂着銅環或銀環，踝部環着銀圈或金圈。胸部赤露着，她們都有些很羞怯的樣子。

多麼和善的人民啊！我們到處得到天真和藹的接待。他們贈給我們鷄米等食品，我們報以布煙及火柴。殺人的事在這裏是罕有的。我前在巴撒登黎區中沒看出有獵取人頭的痕迹，在這裏的各黎村中也只看見懸有野獸的頭骨，沒有人以人頭作飾品的。

偉黎所崇拜的一個大神稱爲「帕岑」，是一個善神，其住所不知何在。不過他常派遣魔神守着各村。魔神大都住在近村的洞穴內，河中，荒林內或高山上，村人常祭饗魔神以博其歡，若遇災荒疾疫，認爲魔神作祟無可奈何時，則請巫師稟告「帕岑」以求禳解。

各村都畜養山羊，水牛，雞，狗。山羊都是純黑的，我只在一個村中見

到棕色的山羊。狗是很重要的家畜，因為他們很愛吃狗肉。

他們的求偶與婚儀，從種種方面看，是很美妙很摩登的。一個男子若看中了一個鄰村的女子而想要她為妻（黎俗本村不相婚），得先向她求愛，於是到她近村的荒林中唱出愛歌。一連唱了幾晚之後，假使那女子有意使這「羅曼斯」延續下去的話，她也就來到荒林報以歌聲，但彼此並不相晤。這不相晤面而饒有詩意的求愛繼續了若干日，男子認為她的心已屬於他時，晚間便往「愛屋」（每村都有一所）住下，不復來荒林唱歌了。過了幾晚，她因為她的唱歌得不到和聲，心中明白了，便往「愛屋」與他同住。二人在那裏同住若干日，算是「試婚」。若結果雙方認為真正相愛，便陳明他的長兄——不是他的父母——然後正式成婚。

我恰巧在一個黎村中見到一次婚儀。數里外的村民都聚集前來觀禮。女家宰一隻豬，兩隻雞，並備酒飯以饗來賓。陪嫁物為兩隻水牛一隻豬及許多

米。宴後，新郎登乘女家所贈的水牛，新娘登上另一隻跟隨着，很快樂地回到新郎的村中。於是新娘的兩手便被繪紋，這標識她是管家的主婦，標識她可以統理丈夫未來的小妻。通常一個男子可娶四個小妻，但須得村會的允許。

我們走進一個高綠環蔭的山谷，在地理上這裏差不多正是海南島的腹心。這裏所住的不是黎人，乃是苗人，他們的祖先大約是從華南大陸遷徙來此的，他們利用山坡種穀自給，快樂而和平地生活着，他們不與黎人通婚。

他們是在這蠻荒中所遇到的唯一能識文字的人，所讀的是漢文，是他們的祖先一代一代傳授下來的。他們還垂着辮子。王君告訴他們，現在中國已是共和國了，他們並不驚異，因為這寥寥的人民所過的也就是一種小型共和國的生活。

八月七日我們抵達發源於五指山的萬金河的上游。一羣一羣的野鴿斑鳩

好像是馴熟的家禽，我們走過時，都像沒事一般不肯飛開。

順山坡走下一個山谷，抵達一村，我們已到了歧黎區了。遙見懸巖瀉瀑，煞是壯觀。瀑布距村還有一里許，轟轟震耳，好像近在咫尺。時天已晚，就在村傍大樹下張幕住下。百數十腰繫遮布的黎人集聚幕外，很懷疑地看着我們，但沒有一個女人或孩子。我問他們往瀑布去的路徑，他們不肯告訴我，因為那裏是『魔神』的居所。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和王君及兩個苦力出幕去探瀑，我們順着河走了不到半哩，村會的兄弟趕來，硬勸我們回去。我沒有應允，仍然前進，因為我想到那裏一測這瀑布究有多麼高。快到瀑布上端的深峽時，兩個苦力說他們不會游水，不肯前進。我頭上負着威有小相機及氣壓表的油皮袋同王君脫衣入水，向那深的幽峽中游去；很艱險地游了多時，終達瀑頂。我攝了幾張照片，用氣壓表計畫一下，海拔二五七〇呎。那裏絲毫沒有魔神的影蹤，但

聞巉巖之上猿聲淒厲而已！

八月十一日——我們離開『那大』的第廿三日，抵達一個禾秀青青的大谷。谷的東端有一個村子，房子都是用長木椿撐架着的。村酋統治着本村及好幾個鄰村，對我說：十幾年前來過一個白人，七年前又來一個，那先來一位會分給他們好多畫片，上面是一個奇怪的『有鬚的神』。

歧黎女子的衣服及銀飾像其他黎族一樣，自有其特殊的樣式，她們頭上裹着高起的頭巾或覆着飾以纓絡的手帕。

八月十二日靠近黃昏時，我們到了『聊梅』（譯音），漢黎交界處的市集，好多漢人及黎人很驚愕地看見我們這幾個襤褸而憔悴的人，尤其是其中還有一個外國人！從堡門踱出，最後我們到了嘉積市——近海南東岸的一個大市鎮。

海南島現在在華南已是比較進步的區域了。環島已有公路，交通頗便；郵政電報

機關，在所有縣分及主要村鎮均已設立，中等學校已不少，報館也已有幾家了。但在三十年以前，那裏的情形則還是原始的。民國紀元前三年，有日本人田中秀穗者寫有一篇記載海南島社會情形的文字，很可以告訴我們當時海南情形之一斑。他寫道：

海口街『實一閉塞之海口。日俄戰爭以前，日本人之居此土者有二十四人，然終不能堅忍，至今日僅餘勝田善作氏一族二人而已。』原來在三十六年以前，已有這樣的日本人移住在這個島上了！他又寫道：

全島無一線電報線已嫌不便，至於郵便局，亦僅有一處。余賃居於文昌，爲一縣廳所治，距郵便局一百六十餘里，絕無分櫃，寄信頗不容易……支那尊孔子之教，貴男女之別。禮記云：『男女七歲不同席』，島人至今遵守，無敢或犯者。如學校內之差夫廚役之類，皆男丁，決不用女使以供奔走。行經街市，無論何等商店，亦不見有婦女營貿易者，余甚羨慕焉。前在劇場，見觀劇之人男者百餘人，女者二三十人，亦皆各居一方，雖無警察

監視，而自相約束，不敢擾亂。市上往來之人亦男女分途，雖母子夫婦，未見有一隊行走者。然一夫多妻之制則風靡各地，此亦支那人之弊習也。（地

學雜誌一卷一期）

此所記情形，當然是海口文昌一帶的漢人的情形，而非黎人的情形。

第二章 海南附近各島的形勢

海南島在西太平洋上所以佔重要形勢，因為牠本身幅員廣大，背大陸而面南海，且當廣州香港與安南暹羅南洋羣島間的交通要衝。但周圍的一些小島也助成了牠的形勢，這些小島是團沙羣島，西沙羣島，東沙島與潤洲島。牠們有的面積狹小，有的荒涼不毛，但因散處各大島與大陸之間，或扼海洋交通之要道，因而對太平洋局勢之將來甚有關係。茲搜查各書所記關於各島的情形與歷史，略述如後。

團沙羣島為西太平洋中的各小島之最佔形勢者。位於北緯一〇度，東經一一〇度至一一一度之間。這羣小島位於安南之東南海面，距美屬菲律賓的巴拉望 (Palawan) 島西端約一百哩，英領北婆羅洲一百八十哩，在中國的西沙羣島之南二百五十里，法

屬西貢的東南約二百五十哩。牠們的名稱很多，中國舊名爲提沙淺洲，英人叫牠們爲斯巴特列羣島 (Spratley)，因爲其中最大的一島叫斯巴特列島 (法國人把牠們叫作 Spratly)。羣島全部有大小島礁九十六個，稍大而有名的則有九島。茲將九島的名稱，面積，經緯度及其他情形略述如下。

據一九三三年出版的第三卷 China Sea Pilot, Western Side of the China Sea, Singapore Strait to Hongkong 一書，及其他書中所說，九島爲：

(1) 斯巴特列島，或名風暴島 (Storm Island)，位於北緯八度二九分，東經一一度五五分，面積一四七、八四〇方公尺。爲一荒島，沿岸爲白泥及珊瑚之層積，在孵卵之季，島上羣鳥矗立，遙望之若灌木然。島之四周多岩石，水退落時，船靠岸頗爲危險。六七月間龜蟹叢集，島之西南部，龜卵遍地。日本人稱此島爲西島。

(2) 安波拿島 (Amboyna Cay, 法人叫作 D'Amboise) 位於北緯七度五二分，東經一一二度五五分，面積一五、八四〇方公尺。島上岩石極峻巉，潮來時，海水擊

岸極猛。在一八八九年，有人發現，島上有小屋的遺跡，屋爲石子，珊瑚塊，木板，竹頭及舊船料所合成，上面滿積鳥糞，足證其久已無人居住了。日本人稱此島爲丸島。

(3) 伊杜亞巴島 (Itu Abu, 法人稱作 Ituaber) 位於北緯一〇度二二分，東經一四度二一分，面積三五四、七五〇方公尺。島上滿布小樹，島旁有柳樹及香蕉樹數株。此處泉水較各島爲佳。日本人稱此島爲大島。本島之東南附近有太查德堤 (Tizard Band)，堤上有礁湖，湖內多珊瑚岩，上多樹木，離島十里，即隱約可見。海南島漁民以捕海參介殼爲業者，常來此處，間亦有人久居於岩礁之間。每歲有海南船來本島，攜米糧及其他必需品以與漁民交換參貝。

(4) 洛愛太島 (Loaita Island) 位於北緯一〇度四二分，東經一一四度二五分，面積六一、七〇〇方公尺，爲一沙岩，島上多灌木，周圍有岩礁。日本人稱本島爲中小島。

(5) 替都島 (Thi Tu Island) 位於北緯一一度七分，東經一一四度一六分，面積三三六、二八〇方公尺。爲一低窪的沙島，上有樹木。

(6) 北危島 (North Danger) 東北礁 面積一三三三、三二〇方公尺，日本人稱之爲北雙子島。

(7) 北危島西南礁 面積一二五、四〇〇方公尺，日本人稱之爲南雙子島。

以上二島合稱北危島，法國人叫作雙島 (Dark Isles)，在北緯一一度二五分，東經一一四度二一分。二島上均滿長蔓草，東北部有小樹，常有海南島漁民到此捕取海參貝殼等。岩上有甘泉，漁民飲水多取給於此。

(8) 納伊島 (Nan Yet) 面積七五、一〇〇方公尺，日本人稱之爲南小島。

(9) 西約島 (West York) 面積一四七、八四〇方公尺，日本人稱之爲西青島。

團沙羣島之主要九島的情形如上。這羣島向來屬於中國領土，志書謂其在中國最

南海界內。但一九三三年八月，法國政府忽正式公布佔領該九小島。謂在一九三〇年四月，法國砲艦麥里休士號 (Malicieuse) 本已佔領了九島中最大者的斯巴特列島，因有時令風之障礙，未佔領其他各島，直到一九三三年始完全佔領云云。據當時國民通訊社的馬尼刺電云：「該島等因缺少水與天然富源，向未爲人所重視，內有數島，有淡水及樹木，餘均荒瘠不毛。島中僅有少數漁民居住，海南島漁船亦常有往來。」既有人烟，且爲海南漁民，則此等羣島已非無人島而更當屬中國。因此，當法國宣布佔領時，中國政府會提出抗議。當時各地報紙誤認爲法國所佔者爲西沙羣島，後知其實爲團沙羣島。

日本當時對於法國之宣布佔領亦提抗議，理由是：「日本採辦的拉薩公司，在一九一八年即住在諸島間開採天然富源，且建築有鐵路房屋及碼頭等，此項費用已達日金一百萬元。該項開採工作於一九一九年停止，但一切機器則仍留原處……」，故此諸島應屬日本。但法國方面反駁日本云：一九二〇年日本領事會向安南政府請求在該

島採取燐礦，可見日本早已默認該島爲法國領土了。

法國政府並聲明，佔領該島，只爲安置浮標，以利航行，絕無意要用新的海軍根據地。但日本海軍方面仍然甚不放心，因爲法國據有羣島後，即可掌握南中國海上的全部制海權。蓋法國之西貢與暹羅灣已足以容納一萬噸級之巡洋艦；如果再以團沙羣島作空軍根據地，並停泊潛水艇，則香港與新加坡之交通即被隔斷；太平洋上一旦有事，法國之飛機與潛水艇即可橫斷歐亞之交通。到此時，不僅香港與新加坡之間，即菲律賓與夏威夷，日本與歐洲各國之交通，都將受制於法國。團沙羣島既然處於這樣交通要衝，無怪日本於佔海南島之後，又於一九二九年三月突然佔據牠們了。又無怪日本宣布佔據該島後，英法美荷都更覺不安了。

日本人宣佈所佔領的是所謂『新南羣島』。這名字即是日本人改團沙羣島的名字。而且也不是今天才改的。一九二二年間，日本報紙宣傳說，某某農學博士在台灣與馬來半島之間發現了無人島，林木參天，海鳥極多；又有農學士福島者，自該島載

鳥糞一千噸歸日，定名曰『新南羣島』云云。此即團沙羣島所以名為新南羣島之所由來。今日全國報紙都隨日人而稱該羣島為『新南』，是一怪現象也。

西沙羣島位於赤道北緯一五度四六分至一七度五分，東經一一〇度一四分至一二度四五分，在海南島的榆林港東南約一百四十五里。該羣島的範圍，北起北砂島，南至南極島，東界林康島，西接七洲洋，統計大小島嶼礁灘二十餘座，佔面積共約二百餘方里，乃一羣珊瑚礁結合而成的低島，西人統名之曰巴拉色爾羣島(Paracels)。各島各成環狀或橢圓形，其大者約數十方里，小者則不及十分之一方里。島嶼之較大者為北砂島，樹島，林島，中島，南島，石島，林康島，天文島，掌島，珊瑚島，甘泉島，金銀島，林門島，登近島，發見島，烏拉多礁，柏蘇奇島，勃利門島，約翰灘，孟買礁等。各島皆有珊瑚及其他動物之遺跡，形狀大都邊際較高，中間低窪。島上多堅硬的珊瑚遺骸及各種各類的甲殼外，只有鳥糞及鳥化石堆積其間，表面作灰

色，內裏作褐色，此即所謂磷酸礦是也。島中土壤爲細砂質土。林鳥爲鏗鳥棲息之總匯，土質中含鳥糞最多。就大概而論，各島林木叢生，年載久遠，根莖枝葉腐朽而成爲腐植物者所在皆是，所以土壤甚爲肥美。

西沙羣島遠在南海之中，林康島迤東一帶爲香港南洋間航行之要衝，其金銀島迤西一帶爲安南香港間交通之要道，亦爲往來歐亞兩洲之航線，所以其地位甚爲重要。但島無居民，又近岸處暗礁圍繞，海水離岸近處則太淺，離岸遠處則太深，欲求一適當錨位而不可得，因之島上事業不能開發。

雖然該羣島在海軍根據地方面的價值大有爭論之處，但在軍略上對於安南是十分重要的。因爲倘若該羣島一旦被法國的敵國佔領，則安南就大受威脅。據海軍專家估計，只要在該羣島駐紮一隊潛水艇，就可以將安南各港口與外界的定期交通切斷。關於西沙羣島在經濟方面的價值，論者意見並不一致。據聞該羣島藏有足供安南取用二十年的磷酸鹽。

民國十年間，日人池田，利用何瑞年等，以西沙羣島實業公司名義獲得中國政府批准，在西沙羣島上着手辦理墾植探礦漁業等事業。十七年春天，國人發見日人陰謀，羣起反對，才撤消該實業公司開採權原案。日人在該島前後凡九年，經營不遺餘力；在林島上建有房舍，及長約五里之輕便鐵道，鐵橋等，所費資本共約二十萬元，並會將大量鳥糞運往日本，以製造肥料。近年來，國人無在島上進行大規模開發者，使羣島仍保持其原始而荒蕪的狀態。

東沙島在北緯二〇度四二分，東經一一六度四三分，處在惠潮，海南島，台灣，菲律賓之間。北距惠陽甲子門約一二〇哩，東北距汕頭約一四〇哩，東距台灣約二四〇哩，西北距香港約一七〇哩，西距海南島約四〇〇哩，東南距菲律賓約四〇〇哩。全島面積甚小，長一里，寬半里，係積沙所成。形如馬蹄鐵，孤懸海外，向來無人注意，只有漁船光顧而已，積年累月之後，漁民之靠東沙島起家者甚不乏人，故粵

諺云：「欲發財，趁東沙」，島上亦稍有漁民所建之廟宇房屋等。本島中國原名千里石塘，西人有普拉達士（Pratt）者於一八六六年航海遇風於此，因此西人稱此島為普拉達士島。中國人又稱之為大東沙。

清光緒三十三年（西元一九〇七年）有日籍台灣商人姓西澤者，忽率日人一百廿餘人到東沙島，毀房舍廟宇，驅逐漁民，改島名為「西澤暗嶼」，而以覓得無人島欺騙世界。清廷提出抗議，日人索費六十萬元以作經營該島費用之賠償。清廷以日人拆毀漁人廟宇房屋，損失甚大，亦要求賠償，結果日人自動減低要求賠償費為十六萬元，從中撥出二萬元賠償農民，清廷遂依此條件與日人定約，將該島收回。然收回之後，依然任其成為漁民光顧之所。

姚明輝及其弟子在所著小學地理課本中述東沙西沙之形勢云：「西沙東對台灣，西對安南，南對婆羅洲，實為南海之中心點，將來規劃南洋，可據據此地而圖進取。東沙介台灣瓊州間，與西沙相犄角，苟利用之，可東聯金廈以謀復台灣，北合潮汕以

圖南洋之發展。』此課本大概爲中國書中之首談到西沙者。就東西沙形勢而論，此說甚是。

濶洲島的地位，在珠母海中，距北海約七十多里，和北海的冠頭嶺遙遙相對，屬於廣東的合浦縣管轄。島的縱距約十多里，橫距約二十多里，上有十幾個村落，村上的居民，多數是以採藥，捕魚，種田，採珠爲職業，家給戶足，生活非常裕如，在承平的時候，竹籬茅舍，鷄犬桑麻，大有世外桃源的景象。據合浦縣誌所載：濶洲島舊時稱大蓬萊島，清代末年，常於此駐兵，以防海盜。島上有天主教堂一所，爲法人所建，警察分所一，係合浦縣轄治，以維持島上的秩序。自日海軍佔領該島後，就積極的經營飛機場及臨時的兵房倉庫等，並在島的四週海面，常川泊有艦艇十多艘。據報載，日本著名的出雲旗艦和航空母艦，也常在島的南面出沒，其目的，當然想把濶洲當做進窺北海的墊腳石罷了。

民國二十八年一月初，敵入第三次佔據瀾洲島，佔後不久，又佔附近之斜陽島。兩島居民鑒於敵人前兩次佔據瀾洲島時之兇暴殺戮及殘酷焚燒漁船，因於第三次失陷時，都相率逃往北海。

但要想充分了解瀾洲島的地位，必須知道北海的形勢，因為牠的重要性一大半是與北海有關係的。

北海，亦屬於合浦縣，扼廉江之口，在烟台條約中開為商埠，位於合浦縣南二十五公里。港水深闊，沒有暗礁的危險，夏季無西南信風，冬季也無東北信風的襲擾，是東京灣中的一個優良商港，欽廉一帶的貨物出入，都以它為吞吐口。在開埠的時候，桂，滇，黔三省的貨運，都以北海為孔道，商品雲屯蠅集，商業是十分興盛的。梧州，龍州等相繼開埠後，這裏的市面便一天衰落一天，因近岸的水很淺，大汽船不能泊岸，旅客上落和貨物起卸須用駁船轉駁，頗感不便，當然也是衰落的一因。後來，法人又積極經營廣州灣，這裏的市容，遂益見蕭條零落了。現有公路，一通廣西省會

南甯，一通廣西的南鄉，永淳，橫縣，在軍事上，因它瀕臨大海，風狂浪急，沿岸沙灘，又縱橫至數十里之遙，形成了天然的屏障。

北海市是一個大海灘上的貿易港。過去有三四萬人口，經過瀾州的三次被佔，日機日艦的不斷侵擾，人口已經減少了三分之二以上。一般民衆稍有辦法的也都移居後方，不能走的，大多是以海爲家的漁民，和比較窮苦的羣衆。因此現在北海港仍然是有生命的，不僅漁撈如昔，檣帆往來依舊，外國輪船仍以很悠閒的姿態慢慢的開出海口，並開進海口。

市東北區有一帶其大相當可觀的『超然』地區，是英法領事館和教堂醫院的集中地。這一帶地方頗富於園林之美，建築亦極漂亮，與毗連的中山公園可同視爲『風景區』。空襲在北海差不多是向無虛日，日機不但常常轟炸冠頭嶺和海岸，市街以內也遭過幾次轟炸。當局現正努力疏散人口。日人殘暴無理性，外人慈善機關也同樣危險，這個『風景區』說不定也會光顧光顧吧。

北海市的海珠路，是一個有歷史意義的地方。三年前（民國二十五年）的夏天，北海的民衆因為受全國抗戰怒潮的影響，和當時成都日人無理設領事件的刺激，會燃起一次民衆抗日的烈火。當時正是廣西的「六一」運動的高潮，廣西學生出發宣傳到了北海，便和當地的學生打成了一片，掀動起北海廣大的羣衆，做了一次對日抗戰收復失地的激昂熱烈的示威運動，打死了一個居留北海十幾年的日本間諜——「藥商」，中野。日人於事件發生後，會派遣軍艦兩艘盤據海口，意圖威迫，可是北海民衆毫不懼怕，終至日人懼於兩廣民氣之不可侮，遂只有再把軍艦悄悄的撤走，北海民衆獲得了全盤的勝利。

三四個月來，北海的天空和海面是不斷的在日機日艦的擾亂中。日人據瀾洲島爲巢穴，該地和它相距不遠，日水上飛機的起飛，和砲艇的出動，都可以清清楚楚的聽到馬達的聲音。日艦來去常常是飄忽不定，最多的時候是去年十二月間。今年一月，日人第二次佔領瀾洲島以後，兵艦的騷擾更是常事。海面上發現的都是二個烟窗的驅

逐艦，來時多半在日間，有時一兩隻三五隻不等，停在八千米以外的海面，向防軍發砲，日人射擊漫無標的，山上山下，甚至海岸村莊都落過彈，可是對防軍的工事却無損毫末，一個人也沒有死傷過。日機的空襲更可笑得很，炸彈落下的地方，不是亂石堆就是沙灘，漫無目標的送下幾百磅『日本人民的膏血』。

自從瀾洲二度失陷之後，欽廉海面，尤其是接近瀾洲的北海附近的漁民，每時每刻都要遭受敵人的摧殘。瀾洲島的悲慘不用說了，瀾洲外海所有的漁船，都成了日本飛機砲艇兵艦『打靶』的目標，尤其是日人的砲艇，簡直成了海上的豺狼，牠有輕快的本能，殺人的武器，只要漁船被牠發見總沒有逃出毒手的：不被擄即被燒，總之是被牠整個的毀滅。日機更像空中的虎豹，盤旋在海空尋求漁船，作獵取的對象，差不多是牠每天的主要工作。牠只要看見船，馬上便低空飛下，用機槍炸彈亂打一陣，直到船毀人亡爲止。到現在，被毀的船有二百多隻，脫險的難民一千餘人，死亡的就難以統計了。

這樣，外海便漸漸斷絕了漁船的蹤影！

海南島之所以在南海中佔有重要形勢，一部分是出於雷州半島之陪襯。假如無此半島，便無瓊州海峽之險要，則海南的扼守香港安南間的交通要衝之地位，要相當減弱，而控制大陸的軍事地位也要相當減弱了。

雷州半島屬廣東南路（高，雷，欽，廉），與海南島只隔一帶海水，橫斷南海與東京灣，地勢甚為險要。半島由徐聞海康兩縣分治，徐聞屬的海安鎮為半島與海南島最鄰近之處，與海口市隔海相望。沿半島各岸，港灣連接，海岸線甚長，岸外間有小島屏蔽。惟因我國海防向來疏忽，故半島上亦無海防之可言。雷州角為半島西岸上徐海一縣交界處，伸出西南海隅，形勢頗為重要。自海南島陷落後，日本軍艦覬集半島周圍海面上，殺戮蹂躪沿岸居民，因而人民逃往他鄉者甚衆，各縣商業亦大形蕭條，又不時砲轟海岸，敵機亦時常擾亂各縣鎮，徐海及海安均受轟炸。過去所築之由海安

直達內地之公路，我已自動破壞。

半島之東北隅，爲法國租借地廣州灣，該地面積八百平方公里，人口二十五萬。一八九八年租借給法國，爲法國在遠東的第一門戶。灣內主要商埠爲赤坎，海運碼頭則在離赤坎二十五華里之西營，該灣形勢對於法國在遠東勢力甚有關係，與海南島關係甚爲密切。抗戰以後，華南出入口商品，此亦爲吞吐港口之一。然自海南島失陷後，全部雷州半島已處日本海軍威脅之下，廣州灣對於法國的軍事價值已大大喪失；且因兩廣公路交通，我已自動破壞，該灣商港地位亦已大大喪失了。

第三章 西太平洋上的對立形勢

日本人之重視海南島不自最近始，三四十年來，他們是會常常著重地說到這個海島的。海南島的經濟地位，固亦是日本人重視牠的原因之一，但他們所最重視的，則是牠的軍略地位。這由他們的許多言論中可以看出來，由他們之早不侵佔牠，而偏於中日戰爭進行已年餘而歐洲戰爭危機最大時來侵佔牠這點事實，也可以看出來。

所以，海南島之所以重要，主要在於牠那能控制西太平洋之軍略地位。這一點是我們最須注意的。

西太平洋上島嶼毗列，多年來就是英美法日的角逐之場，各擁有其勢力根據地。要了解海南島對於這四強的地勢關係，必須先考察一下四強的根據地之大概形勢。因此，在下邊我們約略考察一下新加坡，香港，安南，菲律賓，台灣的形勢。暹羅這個

名義上的獨立國家，介在四大之間，爲牠們鉤心鬥角的場所之一，甚有關於南太平洋之前途，故亦絃及之。至於其他較不重要之地方，則略而不敘。

(1) 新加坡與香港

翻開亞細亞地圖來一看，在馬來半島的極南面，可以找到一點地方。那是一個小島，給一條狹小的河流分截開來，和陸地間隔了。牠的四週是給許多小島圍襯着。島中有山嶺，池沼，原野以及橡皮樹。

這個島是「新加坡」。

這是一個全世界眼光注視着的島嶼，是一個作爲最東方的門鑰的島嶼。英國剛才在那裏完成許多堅固易守的工事，而且是挺偉大的工事。

大家說，這個根據地的建立，對於英國是和以前十八世紀時，在直布羅陀岩石上築起砲台，同樣的關係重大。

新加坡是東印度和馬來亞之間的一個瓶口。一切都得在這裏經過。從印度以及西面來的船隻，一定經過這裏，然後分路往北向南，到中國和澳洲。由日本上澳洲和南菲洲的船，也要經過這裏。

爲什麼一定要武裝新加坡呢？

請再去看一看大的地圖吧。

在那裏有七處地方，對於英國是十分重要的。那就是南菲洲，印度，緬甸，荷屬東印度，馬來亞，澳洲和新西蘭。

這許多地方中間，除一處外，都是英國的。這北面，另有一個地方，和英國十分有關的，那便是中國。英國需要仰賴這些地方的情形，是不勝枚舉的，假使英國和這些地方斷絕了貿易，每個英國人，不知要受多大影響呢。

因爲從這些地方，英國輸入了百分之九十七的茶葉，百分之九十七的黃麻，大量的橡皮，百分之五十的牛油奶酪，百分之八十九的羊皮，百分之二十的石油。

牠也供給了英國糖，咖啡，玉蜀黍和米穀，椰子，橡果。那裏又有寶貴的金屬：金，白金，銀等。那裏又產鑽石，鑽石佔了世界的總產額百分之六十。

像這樣的場所，其地位和權益，是一定要保護好了才是的。而新加坡那一點，因為牠的地理上的關係，是保護這些利益的天然根據地。

但是你或許要問，英國爲什麼到近幾年才開始利用新加坡呢？

歷史的演進會回答你這個問題。

一直到了一九〇〇年，俄羅斯是英國的敵人，牠在歐洲大陸上，步步向英國進迫，牠要奪取以前的土耳其，並在地中海上逐出英國。

牠攻下了阿富汗。俄羅斯軍中，那時據說還有攻克印度的計劃。

同時俄羅斯又向那東方青年帝國的日本進攻。

英國就在一九〇五年和日本訂了一個同盟，就此以後，英國老實就讓日本去保護牠東方的利益。

日本自然地，一天天的野心勃勃，到了大戰那幾年內，日本爭權的野心，就很清楚，——在完成牠做東方盟主的野心。

這就是說：英日的利害從此不能一致了。一九三三年就是破裂的關鍵，盟約至此中止了。

到了那時怎樣呢？英國只好注意自己的自衛了。從大戰以來，戰艦的噸位擴大起來。特別因為各戰艦裝置了防禦水電設備的關係，使艦身增寬，致不能停泊在香港口內，即英國在東方的海軍站中。

後來的停泊處，就是六千哩以外的馬爾泰，但這是不可靠的。第一，戰時受傷的兵艦，要修理時，或許到了蘇彝士運河就要沉沒了，以致影響了整個海軍。

於是英國在東方的戰艦，就像無家可歸的棄兒了。

建築新加坡的計劃，是在一九二一年訂定的，那是在日英同盟正式廢止以前，由英國帝國會議通過。工作是在一九二三年開始的。到一九二八年才全部竣工，一共建

築了十六年之久。

海軍根據地是在賽萊泰 (Selat) 島的北岸，離新加坡市區約十二英里，軍港正東不遠，便是空軍根據地。新加坡 一共有三種設計：一種是英國陸軍起草的，一種是海軍起草的，一種是空軍起草的。所謂新加坡根據地，是包括這三者而言的。島的右方一望無際地列着無數白臘色的油筒，內藏一百萬噸汽油。每一只筒都鑄成茶托形，據說萬一有爆炸發生，這種形式的筒可以防止火燄的傳佈。地下都是軍火窖，儲藏之富，足使整個根據地化為纖粉而有餘。

海軍根據地共佔面積二十一方哩。牠的主要點綴品是兩個巨大非凡的船渠，一個浮船塢，一個修理船塢。

這個浮船塢，長約九百英尺，寬約二百英尺，是世界上第三個大浮船塢。牠可以載負任何巨大的戰艦而依然上浮；底裏可以容六萬個人站立。這個船塢是在英國建造的，拆做幾部分從窩耳賽德 拖到新加坡，計程一萬英里，拖引的時候一共用八部荷蘭

曳引機，爲現代海軍的偉觀之一。

修理船塢較浮船塢略大，長約一千英尺；費六年工夫才完成，造價五百萬金元，用了四百五十萬立方英尺的混凝土。世界上任何船隻都可以隨意安置，最近一次試驗，證明牠可以容納六千八百萬加侖的水。

那個浮船塢遇到必要的時候，可以遷移他處，例如香港；修理船塢則不能移動。近兩個大船塢的地方，有機廠，電力廠，儲藏倉庫以及一隻蘇彝士運河以東最大的起重機。每一樣物件都是成雙的，除了起重機，所以敵機來空襲時——假定牠們衝得過防空綫——必須要做兩套頭工作呢。

新加坡的唯一缺點是鄰近一帶有很多暗礁，使潛水艇的活動感到不便，不過敵人的潛水艇——近新加坡當然要發生同樣困難。

新加坡的空軍根據地，效率也是十分強大的，計有二個不同的軍用飛機場和一個民用機場。其中一個主要軍用機場也有水陸空軍兩用的設備，水上飛機用的優良海面

計有二十英里之多。常駐在根據地的空軍不下四十大隊，必要時還可以從印度飛來增援。

在技術上看來，新加坡實在是一個堅強的堡壘，平時駐軍七千，而更重要者則是那些神秘的砲壘，以及許多砲台，散佈在新加坡島的極東端地方，以及海峽中的許多小島上。這些小島上駐有許多砲兵隊與工程師。據說防禦工事中不但包括二十五英里射程的十五吋口徑大砲，實際上還有世界上最猛烈的十八吋口徑大砲。

新加坡根據地的建築費用實在可觀，說也奇怪，這筆巨大的款子都從鴉片中得來。據官方估計，根據地的全部造價是八千〇五十五萬美金，其中海軍根據地一項，就費了三千八百五十萬至四千五百萬。

那個浮船塢計值四百八十萬五千，從窩耳賽德到新加坡的拖引費是一百萬，其中包括蘇彝士運河的通過稅五萬。賽萊泰的空軍根據地值三百五十五萬，還有兩個軍用飛機塢各值一百七十五萬。

可是，非官方的估計還不止此，假使把軍官士卒的餉糈以及一切間接費用併算在內的話，所費不下二萬萬五千萬美金。

依照最可靠的軍事觀察結果，根據地只有在正北大陸一條路有受敵人攻擊的可能。海上進擊簡直是不可能的，而空襲則只可以使根據地受損而不能佔領。敵人企圖佔新加坡，只有用步兵在馬來亞或暹羅登陸，然後再南下，這就是要在這兩地方增加軍用機場的原因。

新加坡的最最可取之處是牠的位置，距馬尼刺只有一七八九哩，距香港只有一四四〇哩；而距橫濱却有二九〇五哩。雖然日本正在台灣建築一個重要空軍根據地，不過想用海軍全力進攻，則非至少加足三千哩行程的火力不為功，而這樣的行程已經超過現代出征軍艦應有的限度了。

事實上，海軍戰爭的主要對象是商業而不是敵艦，太平洋戰爭的重要任務之一是遮斷日本商船的交通，再加上一個封鎖，便可以致日本的死命了。要達到這一個目

的，新加坡是最理想的了。

所以把軍事力量集中在新加坡有好幾種作用：給英國海軍一個儲油庫與修理船塢；使香港有了武力的後盾，同時保衛了澳洲，科倫坡與加爾加答；在英國的殖民地中心建立了一個裝甲防禦樁，成爲歐亞交通的總樞紐。

現在請你閉上了眼睛想一想，這樣一個最大的，配備最全的，蘇彝士以東保衛英國的新加坡最強大的軍港，竟然落成了。裏面有一個宏大的海軍大本營，世上數一數二的設備。佔有二千二百呎長的停泊碼頭。

你看清了新加坡之所謂新加坡了。牠的保衛的實力，是世界上二三個最大軍港中最強的一個。

但是假使日本把海南島作爲牠的海軍空軍的根據地，形勢怎樣呢？那表示新加坡的地位將大大減弱，至少是要受重大威脅了。

英國在太平洋上的海軍根據地，除新加坡以外，就是香港。

香港距日屬台灣甚近，是英國侵略遠東的最前哨，又是英國在遠東的經濟勢力的最重要根據地，日本對於這個地方向來是很嫉視的。日人池崎忠孝會說：「若英國的態度稍有可疑，日本即將奮起而奪取香港。」又說：「日本如果堅守香港及菲律賓，則英國艦隊除過遙望香港天空，切齒而扼腕外，別無善策。」這話表示日本對於香港存有什麼野心，亦可見香港地位的重要了。

英國在香港的軍事設備原不強固。自中日戰爭發生後，英國就不斷增加香港的海上與各島嶼上的防禦力，在四週的島嶼要塞上，增設新式大砲，高射砲，並建築隧道砲壘。又在九龍半島上新界方面，趕築起可容五百架飛機同時升降之大飛機場。又挖空臨近山崗，造成地下飛機庫，及汽油，軍械，糧食之儲藏庫。香港四週各小山上亦均建設有軍事設備，以應付日本海陸空軍之襲擊。

自新加坡的軍事根據地築成之後，香港有了強固的後防，軍事地位也鞏固得多。

了。

(2) 安南

安南是法國在遠東最大的領土。牠與北非是法國兩個最重要的殖民地。第一是因爲安南人民衆多，物產豐富，是法國原料第二大供給地；其次因爲安南是法國廣大的投資地與物品的市場。

若從軍略的觀點而論，安南之於法國更有生死的重要性，其理由不外下列幾點：

(一) 中國與安南交界，約有一千六百公里的共同界線，故法國不能不注意中國的轉變。(二) 西貢是法國與遠東間航行的重要停泊港。(三) 河內成爲中法商業航空的終點。(四) 法國計劃將康蘭灣 (Baie de Camranh) 築成法國在遠東的海軍根據地——這是一個天然的港口，如同美國的舊金山一樣，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時，俄國一百四十五艘兵艦所組成的遠征艦隊會集中於這個海灣中，該灣位於香港與新加坡的中途，離

馬尼刺與東印度各一千二百公里。(五)安南是法國通入中國的陸路之一，其孔道即是雲南，故其重要性已一天高一天。

單就經濟方面而論，安南對法國也是很重要的。

法國在安南所投的資金，五十年來總計共有二百五十萬萬法郎，自從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結束時起，法國在安南的投資較戰前爲六與一之比，其速度可想而知。

雖然在中國對外貿易總額中，法國與安南只佔百分之五的地位，但就安南方面講來，在對華輸出方面却佔第五位，由華輸入方面却佔第四位，正列在德國方面以前。在中國方面講起來，中國購買安南的貨物僅次於法國，列入安南主顧的第二位。法國還希望中國，尤其是中國南部，成爲安南出口貨的一個大市場。

雲南爲中國錫礦藏量最豐富的地方，由於該地與安南接壤的關係，法國會在該地開採錫礦，因此獲利很豐。法國在雲南所開採的錫礦，其規模最大的要算蒙自附近的箇舊錫礦，法人會從滇越鐵路築一支線通此，以便運錫出口。

日本積極向華南發展，此爲法國所特殊注意之事，深恐日本以經濟需要爲藉口，進而奪取錫礦，此又爲法國人所深爲憂慮的。日本一旦在華南奪得錫礦以後，便不依賴馬來的錫產而自立。反之，法國爲補足國內錫的需要計，只好再求之於他地了。

廣西省因爲與安南接近，所以該省的礦產，法國人也很注意。在中日戰事未發生以前，中法代表會進行合作開採廣西礦產的談判，後因戰事發生而停止。如果這個計劃得以實現，則法國工業界可以大獲利益，而將鐵路材料與交通工具出售於中國。因此原因，當時還計劃修一鐵路從廣西通到雲南，預備在兩年內完成，這個計劃並且已到了實現的時期了。倘若能夠築成，則於軍略上當然也有很大的意義。

最近幾個月來的事實已使安南的地位特別提高。安南與香港免不了要成爲軍火運入中國的唯一要道，不過凡是由安南運入雲南的軍火，必須先得到法國外交部與殖民部的許可才可通行。雖然法國政府尚未正式宣布禁運軍火予中國，但會決定只有在中日戰事未發生以前所定購的，或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以前所裝載的軍火才能由安南

運入雲南。雖然如此，日本還責備法國將軍火源運入中國，中國也責備法國不當阻礙軍火自由運入中國。

法國當局深恐日本對他們尋麻煩，所以除禁止軍火由安南運入中國以外，別種特別物品的運輸也給以嚴厲的限制，例如對於汽車之經過安南而運入雲南或廣西。但日本對於安南仍是不放心的。這就日本間諜網之滿布安南一點可以看出。

自從安南變成了中國後方的國際重要線後，於是一張軍事上的，不，政治的，交通的，幾乎是各方面的間諜網已經靜悄悄的由扶桑三島蔓延到印度支那半島的東北角來了。於是在我們的這條後方的國際路線上，時常出沒着神出鬼沒的傢伙們。

抗戰開始後，在海防和河內兩地的日本商店門前冷落得要命，人們都以為不出兩三個月，那些店就會關門大吉了。豈知一直到現在，那些商店的大門仍然開着，櫃上的灰塵已經有二吋厚了，理髮店門前的藍白紅三色的旋轉筒依舊懶洋洋的轉動着。如果你真的動了惻隱之心而推門進去照顧一下那垂飢待斃的可憐商人時，你會發現這死

樣冷靜的門面內養着多少動若活兔的神出鬼沒傢伙們。當門咿呀一響時，那些活兔們立刻走避無蹤了。好奇心重的你，如果再希冀見着他們一下時，直等於『守株待兔』，而且，你是不會允許在那裏等待的，因為那位很斯文的老板娘會走近來很謙恭的對你說：『對不住，先生，我們這裏的理髮師剛剛吃飯去了，請你下次再來光顧吧！』

新的一九二九年之降臨到安南，更給與那些神秘份子們無窮的興奮。日本參謀本部駐滬負責人佐繁木中佐奉命來安南東京活動，他的任務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主要的工作是破壞華僑的抗敵心理。狡獪的日本人知道華僑的人力和財力實在是抗敵陣線上的主要後備隊，如果施用奸計收買華僑，無異是在中國陣線後方上給一種致命的威脅。

同登，中法交界處的一個城市，由河內乘火車六小時就可以到達。由龍州而出鎮南關，已經算是出了中國境界了，由安南而走出同登，那又算是出了法國境界了，因此旅客護照是在同登受出入的檢查而簽字的，而這裏便聚集着由廣西或廣東西江一帶

轉赴安南或香港的旅客，更聚集着不少的貨運和車輛，還有更多的神出鬼沒的人們。

前不久，在這個神秘人物出入的神秘的地帶中，有個很斯文的『中國人』，一口流利的安南和廣東方言，但是他因為太斯文了，遇人總是行禮，而行禮的態度終於揭穿他的廬山真面，毫不客氣的被中國人請回他所自認的祖國去了。

日本的特務工作網，不僅在國界上和華僑人口集中的大城市中，它分佈在交通線上，更分支在崎嶇的山路中；不僅在口頭上作破壞中國抗戰的宣傳工作，且以金錢收買安南的報紙進行這種破壞工作。

河內的『東京將來』，西貢的『人民報』，甚至『公正報』的『無是非』言論，據說也完全是『金錢』在作怪。『人民報』副經理越南人某某，時常在西貢三井洋行支店秘密出入，恐怕就是爲着領取津貼，或者尚負有其他任務，也說不定。

日本人認爲他們的宣傳最著成效，而且最得意之作的，在報紙方面，是會收買西貢出版的『新亞細亞畫報』。該報得了日本人的三千元津貼，以及僑越的日商如三井

洋行，大南公司，鹽田商店等的一筆廣告費，一九三八年正月曾替日本出了一期『中日戰爭專號』，在那裏面極盡顛倒是非之能事。它一口咬住中國是東亞和平的擾亂者。通州事變，大家都知道是日本人製造傀儡組織的自食其果，而該報却罵中國人殘酷。該報的編輯人拿過那筆款之後，四月間作湄公河之遊，竟覆舟而死；說句迷信話，這也許是天道的報應。其次是『報知新聞』，該報是法國人與安南女人生的混血兒福克諾所創辦的，在發刊之初，一大部分經費還靠我們的僑胞幫忙，聽說現在還欠華僑的錢。但是他得了日本人每月三百元的津貼費，竟然『得魚忘筌』，每每造些假消息誣蔑中國，致引起華僑莫大的憤慨，同時在有正義觀念的法國人士看來，也覺得頭痛。聞安南副督巴若士先生曾對他警告幾次，意思是叫他略替法國輿論保持點名譽。後來因為犯了充當日本間諜的嫌疑，一九二八年十月安南當局曾搜查過他們的家宅，同月十二日則將他拘禁於西貢軍事裁判所，後來發覺他與日本特務機關的掩護物大南公司和日本人會果真有着密切的關係。

但是人類的良知，有時也不會全部泯滅。比如河內的「越南意志報」和西貢的「新聞報」，自「七七」事變以來，其言論嚴正不阿，對我抗戰甚表同情。尤其是「意志報」的總編輯梭蒙先生，最近因法國禁止我國取道安南運輸軍火，曾屢次著文力爭，並鼓吹法國應當援助中國以抵抗日本侵略。此外西貢的「電聞報」持論也尚公正。至於安南本地報紙因與我國過去淵源太深，大都對我表示同情。這些都是在艱難抗戰中的中國人表示非常感謝的。

安南，多麼幽靜的一塊樂土！靜靜的河內市街和海防的岸邊充滿了無限的幽美安靜的法國情調。過境的人們都說安南太沉寂而幽靜了，是個修身養病的好地方呢。但是在恬靜和美麗的背面，那班神出鬼沒的間諜們的情緒却是緊張得無以復加的。

(3) 菲律賓

菲律賓羣島為美國在西太平洋上之惟一的海空軍的根據地，北接中國之閩粵及日

屬台灣，西連法屬安南及暹羅與南洋羣島，南臨婆羅洲和西利伯島，東依關島；不但扼守歐洲及歐屬各殖民地的通路，並且適當澳洲及新西蘭之要衝，控制了日本海外交通路線，同時亦為進攻日本的大本營。

一九〇五年起，美國已在馬尼拉開始設防。一九三〇年，美國人更用射程八萬碼，口徑二十二吋的巨砲，為馬尼拉港的防禦砲。此外並在馬尼拉口外的可勒克多耳島，加柏奴諾島，加拿波島，富拿爾島，均築有強固的砲壘。在馬尼拉西北的史匹克灣，也築有鞏固的防禦工事。但美國仍料菲律賓不可守，因為牠實在太容易受日本攻擊了。

美國在遠東無多大的現實的經濟利益。牠在菲律賓的利益既不大，在中國的利益也只抵英國的六分之一；雖然牠知道遠東，尤其是中國，是世界最有希望的市場，因而也想盡可能地與列強在這裏競逐，但在目前，總沒有代英國先作戰的必要，因而牠在過去很有要退出西太平洋的傾向，這也是牠所以從來就高唱『門戶開放政策』的原

因。

假如美國真地退出西太平洋，則菲律賓大概要落入日本之手；因為除過軍略地位以外，菲律賓還可以供給日本米，麻，樹膠，咖啡，棗油，木材等物品，這些都是日本所需要的；又可以拿鐵礦，銅礦，供給日本，因為菲律賓擁有遠東最大的優質鐵礦，而日本又是缺鐵的國家。日本現在所以不敢觸及菲律賓者，因為牠是美國的屬地；如果美國退出，則日本必然要用各種方法去奪取牠，並且如果國際上一有使英美無暇東顧的事變發生，日本必然要去佔領牠，這都是無疑問的。

但如果日本佔有了菲律賓，則英國要受到重大的威脅，這只要一看地圖便能明白。英國在西太平洋上有很多的殖民地；如果菲律賓一落入日本之手，則英屬的澳洲，新西蘭，新幾內亞，婆羅洲，海峽殖民地，馬來聯邦，香港等地，甚而印度，都不能脫離日本的覬覦。菲律賓又像是一個檢閱台，凡是從歐洲來而向北去的船隻都須從這台前經過，因此，如果日本支配住牠，日本便更容易支配中國的商業及其他方面。

了。英國人自然深深知道菲律賓和他們在遠東勢力之關係，所以在新加坡軍事根據地完成而行落成禮時，曾邀請美國的艦隊前來觀禮；且在此時以前，英國人又曾聲明：『如遇必要時，英國準備將海軍新根據地的一切設置，租借給美國應用。』

英國人的這話，表示他們把日本，至少在現在，看成英美在西太平洋上的共同敵人。但同時也表示菲律賓的軍事力量薄弱，不足以單獨抗拒住日本的進攻，故須新加坡作牠的後盾。

日本之想望取得菲律賓，是和牠想望取得香港一樣的。這兩個地方的位置都處在台灣的附近，太易於受日本的覬覦了。

(4) 暹羅

在未來的世界大戰中，遠東民族容易受法西斯侵略國的引誘的，怕只有暹羅吧！爲了英法兩強相互牽制的緣故，暹羅的運道，要比它的鄰國緬甸，安南好，在干

八九世紀，始終成爲一個緩衝國，沒有遭受亡國之痛。可是它的領土却被局部分割九次了，首先是法國割佔了鬱拍老、朋省和巴丹朋；其次是英國於一九〇九年奪去暹羅的馬來藩局，就是揆達、刻蘭坦、特稜加努、坡里士這四個小國。這國恥是暹羅永不能忘懷的。

再加暹羅的人口一千五百萬中，我們僑胞的人口要佔二百五十萬。除了害怕英法瓜分之外，還要擔心國內經濟權落在華僑手中。因此今天暹羅在亞洲的地位和匈牙利在歐洲的地位差不多。它所要求的是收復前世紀以來的失地，獲得真正的獨立自主。

這是暹羅民族正當的要求，所不幸的，暹羅沒有用正當的革命手段，去求貫徹他的正當要求。爲了反對帝國主義，反而投到帝國主義的懷抱裏。自從九一八以後，暹羅是露骨的代表親日排華的唯一亞洲國家。一九三三年間，國際聯盟通過譴責日本的決議案的時候，只有暹羅棄權。暹羅境內的華僑，時時受着嚴酷的待遇，抗日的言論集會自由是完全剝奪了。

一樣的是被壓迫民族，爲什麼要自相排斥呢？這也並不奇怪，暹羅至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軍事獨裁國家，本來就很容易走上法西斯主義的路綫上去。又因爲要向英法報仇，雪恥，所以不自覺的落入了日本的侵略的圈套。近年暹羅的軍隊聘用了日本顧問，購買了日本軍火，政治上受日本的影響很大。

並且近多年來，日本也不斷在誘惑暹羅，把暹羅看成爲『日本向南洋發展之寶貴的惟一根據地』，因之經常與暹羅當局保持接觸，而暗地進行商業的甚而軍事的秘密協定。一九二六年會使英法驚慌的日本開鑿克拉地峽的協定，就是一個最顯明的例子。

克拉地峽位於暹羅之西，即馬來半島之北部，介在暹羅灣與孟加拉灣之間，寬度有限，如開鑿爲運河，可以縮短印度洋與南海之間的航程，故久有開鑿之議。然因列強利害衝突，誰都想取得開鑿與控制權，因而其議未能見諸事實。到一九三六年間，日本竟乘歐洲多事之時，暗地勾引暹羅取得開鑿之權。在該年二月五日的德文土耳其

郵報上記載並評論此事道：

『印度及遠東之風雲，日益緊張瀰漫，其故並非英國在新加坡之擴軍，亦非荷屬印度之不安，而是支配遠東之日本帝國主義勢力已蔓延到了新加坡，而使英屬印度，法屬安南，與荷屬南洋羣島均有受到危害之危險……馬來半島之北部暹羅緬甸安南之交界處，爲克拉地峽，此地峽寬僅十一啓羅米突，高度不過二百啓羅米突，有大河流入印度洋及中國南海，如在此處開鑿運河，其工程比較巴拿馬與蘇彝士容易得多，且開成之後遠東與歐洲之距離可以縮短至一千啓羅米突以上，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均將有莫大之利益與變化。英國在暹羅勢力雖大，但近來日本與暹羅已秘密交涉，除議定軍事密約外，並訂立商約，克拉地峽開鑿問題亦在商約內有了規定。因此，最近日本工程師團已帶領苦力數千人攜挖河機與各種器具，在地峽東端開始工作。東亞勞力便宜，故開鑿經費約只一百五十萬至二百萬鎊，並定於一九四〇年完工。關於運河條件，暹羅得經濟上的利益，日本得政治上與軍事上的優先權。英國現在雖在印度洋的

許多島嶼上有嚴密的軍事設備，可以控制克拉地峽，然如暹河開鑿成功，則日本軍艦可以自由出入於印度洋，這樣，新加坡在南洋之地位的價值便無形消滅。無怪乎新加坡英殖民地政府與僑民，對此問題均深感不安而日夜焦慮了。」

這個開鑿計劃，後來因為英國之堅決反對而擱置，然只是暫時的，日本並沒有拋棄這種企圖。並且日本還時時在或明或暗地勾結暹羅。在侵佔海南島後，日本對於暹羅之引誘定然要更加積極。

此外，自從德意日反共協定簽字之後，德國勢力也潛入暹羅。最近德國供給暹羅的軍火的數量很不少，這更加增加了英法的不安。雖然目前暹羅還沒有加入反共協定的可能，可是暹羅的政府要人已經屢次表示同情於反共集團的政府了。

假如暹羅投入法西斯集團的懷抱，自然要使英國在遠東的殖民地感受威脅，可是法屬安南，卻比英屬緬甸更處於危險的地位。因為假如暹羅一旦加入了德意日的軍事同盟，它首先要收復贊拍老朋省和巴丹朋，此外法國保護地老撾和東埔寨，也是暹羅

所要奪取的目的物。爲的是老撾和東浦塞兩個民族，遠在十六世紀的時候，已經是被暹羅征服了的。這些地方喪失之後，安南領土去掉大半，加上日本從海南島方面進攻，安南決不會再是法國的安南了。

日本侵略華南和佔領海南島，這已使法國的遠東殖民地，爲之寢食不安。加上暹羅自從上次大戰以後，軍備實力一天天增加，國內早已實行徵兵制度，戰時可動員陸軍數十萬，近年暹羅又建立海軍，從德國日本定造了戰艦和潛水艇，空軍也有相當的規模，一到了戰時，不用說是安南背面最危險的敵人，所以安南和暹羅的關係，是法國在遠東殖民地安全問題中最可焦慮的一點。

但許多年來，英法在暹羅一貫保持着強固的支配勢力。例如暹羅的國債都發行在外國市場，且幾乎完全發行在英法兩國。如暹羅的四大國債及鐵路公債的情形如下：

- (1) 利率四分五厘之國債百萬鎊——一九〇五發行，半在倫敦，半在巴黎；
- (2) 利率四分五厘之國債三百萬鎊——一九〇七年發行，其中四分之一在柏

林，其餘半在倫敦，半在巴黎；

(3) 利率七分之國債二百萬鎊——一九二二年發行於倫敦；

(4) 利率六分之國債三百萬鎊——一九二四年發行於倫敦；

(5) 利率七分之鐵路公債四百六十三萬鎊——一九〇六年發行於馬來聯邦。

照例，握有那一國國債的外國資本家都操縱着牠的國家大權，因此英法資本家在暹羅的勢力甚為顯明，如英在林業工業上之獨佔，法在金礦經營上之有很大勢力，比利時在電氣事業上之半獨佔。

單就法國與暹羅的關係來說，最近已有相當的成功，安南與暹羅的商約已簽字，現在已經過法國和暹羅的國會雙方批准了。法國前派軍官團前往盤谷聘問，前不久安南軍隊在諒山附近大操，暹羅也派了兩個軍官前來閱操，目前暹羅與安南表面上保持着善鄰關係，這是實在的。可是我們知道侵略國沒有一刻會停止搗亂的陰謀，一旦歐洲戰爭爆發，法國在遠東的軍力削弱，那時候亞洲南部會演成怎樣局勢是沒有人能夠

保證的。

(5) 台灣

日本在西太平洋上之唯一根據爲台灣，這也是日本南進政策之主要根據地。台灣距菲律賓僅二百哩，其北部建有基隆要塞，爲海軍根據地。更在高雄州及屏東街駐有大隊空軍，爲日本進攻菲律賓的空軍根據地。在台灣海峽中有馬公要港，扼中國海南部之入口。其東更有奄美大島要塞。

依照一九二二年訂立的華盛頓海軍條約，日本在千島列島，小笠原羣島，奄美大島，琉球羣島，台灣和澎湖島等處，都是不許設防的。但是事實上即在該海軍條約未廢止以前，日本已在台灣及其他各島上秘密建立了許多防禦工事。因之，台灣早已成了日本的軍事重鎮了。牠不但可以防備美國海軍由菲律賓北攻，並已預備要壓倒美國而奪取菲律賓，至對於香港之威脅，更是近在咫尺，不成問題。

在一九三六年時，日本對於台灣，曾計劃使成爲一個軍力極強的根據地。據說其計劃分三期：第一期爲改進要塞砲台，封鎖各軍事要塞，如軍港，飛機場，及陸軍根據地等，以隔絕外界之窺探。第二期爲增加陸軍二萬五千人，改進軍事工業；空軍亦擬增加一倍以上，同時在沿海適當地域，增築飛機場若干所；海軍艦隊亦擬增加至現有艦數之二倍。第三期爲積極充實海陸軍內容及各種近代軍事化學設備，並改善台灣之鐵路交通並增築公路。

雖然專關軍事秘密，其詳情不得而知，但日本早已在積極增進台灣之軍備則是無疑問的事。

此外，荷蘭屬的東印度羣島在西太平洋上佔廣大面積，經濟地位頗爲重要。但軍略地位，則完全處在英國的保護之下，依新加坡爲保壘，故不重要。本章所述，注重各地軍略地位，因而對荷蘭的屬地，不多敘述了。

從以上各方面的敘述中，我們看出在西太平洋上的形勢，是英法美日對抗的形勢，且太平洋上的列強衝突的形勢，亦以此處為最顯著最尖銳。英國以新加坡作根據地，而以香港為前哨；法國的根據地是安南與廣州灣；美國的根據地是菲律賓；日本則以其本部為根據地，而以台灣為前哨。暹羅雖然現在是處在英法的強固把握之中，然不時受日本的誘惑；而荷屬各島則受着英國的保護。英法日衝突之當前目的是在西太平洋上奪得操縱之權，但最後目的則是在控制或壓榨我們這個肥沃而積弱的中國。此時以前，在這一片鬥爭場中，力量最大的是英國；不僅僅是經濟力量，就是軍事力量也要以牠為強大第一。新加坡成爲這個場所的總樞紐，控制着歐亞交通之要道，並以牠那世界著名的強大軍備，虎視於台灣安南菲律賓各個堡壘之間。再則，四強之間雖然是互相對立，鉤心而鬥角的，但一般說來，英美法的利益比較一致，因而衝突的程度亦比較小，而都顯然地以日本爲其個別的假想敵，有時候甚而是共同的假

想敵。

但是，自從海南島失陷後，上述的一切情形，均開始發生了顯著的改變。多年以來四國在西太平洋的那種均勢，開始了動搖了，破裂了。英國的雄視一切的地位開始暗淡一點了，安南與菲律賓更受到日本的威脅了，香港與廣州灣幾乎要遭闖割了。而日本的勢力則有凌駕各國而獨前發展之趨勢。

加之團沙羣島被日本佔奪後，這種改變形勢更加顯著。日本的勢力不僅由台灣擴展到海南島，且已由海南島擴展到英美勢力根據地的肘腋之間了。如果日本能在這兩個新佔地域中加強並鞏固牠的攻守的力量，則將來的西太平洋有成爲日本帝國主義的天下之可能。

這一切都是由海南島之被日本佔據而開其端的。

下一章我們將分析西太平洋上各強國的軍略地位，並因而說明海南島被日本佔據之意義。

第四章 海南島的軍略地位

英法美日四強國，尤其是英美日三國，都以西太平洋爲主要的戰鬥場，然牠們在將來之誰勝誰敗，却不能單獨以牠們在西太平洋上的地位強弱來決定，主要還要看牠們在整個太平洋上的地位如何來推測。但牠們在太平洋上的地理條件，各有優劣之不同，而軍事建設亦各有優劣之不同。因此，我們對於四國，尤其英美日在整個太平洋上的地理條件與軍事建設，都應有相當的認識，然後才能推斷西太平洋形勢之將來，並也可以看出日本之佔據海南島與團沙羣島的軍事意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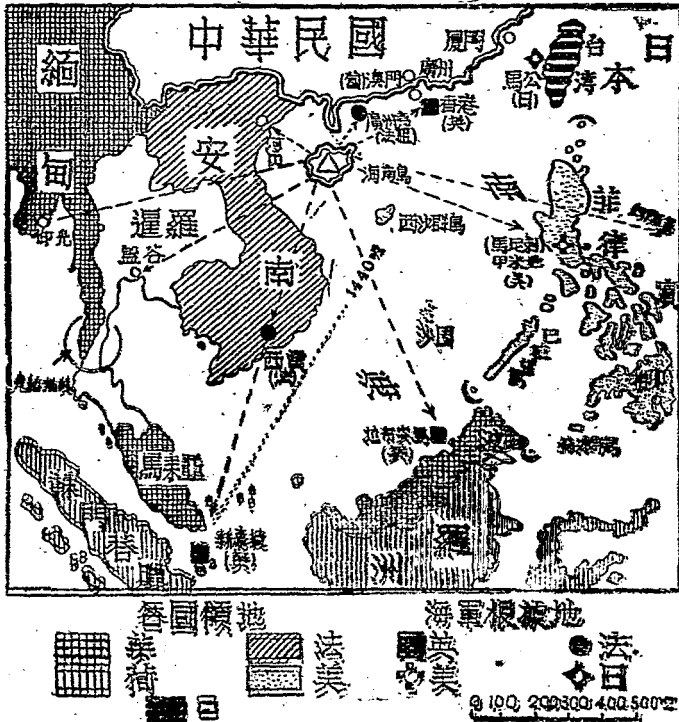
但本章的目的，在於說明西太平洋上的形勢與日佔海南與團沙羣島之意義，因此，並爲節省篇幅，在下邊只略述日英美在整個太平洋上之軍事地位之大勢。

日本的軍事地位之大勢是這樣的：

在中國臨近的海中，南有台灣，北有千島羣島，兩島之間有許多大小軍事根據地，其海岸線的總長度在四五百〇〇公里以上，宛如一條長蛇，把中國緊緊地纏住。這條防線，是日本的內防線。

在日本本部之東南大洋中，離日本不遠，有小笠原羣島及委任統

圖 勢 形 島 南 海



治的加羅林羣島，馬紹爾羣島及雅浦島等。此種委任統治地，原是不許葺設軍事工事的，但牠們處在美國與遠東的貿易孔道上，從這裏用潛水艇飛機等，轟炸來往的船隻既甚便利，作爲向南進攻的軍事根據地又甚便捷，同時又可作爲日本艦隊及商船的庇護所。因此多年以來，日本已秘密地使牠們成了軍事根據地。這一條海上防線，是日本的外防線。這條外防線，距日本本部很近，接濟便利，並恰與英美向日本進攻的海軍道路成直角或平行，故可以遮斷英美海軍之來襲，而保護住日本三島。

在日本的南方的中國海的入口處，有台灣海峽，可以封鎖敵人的北襲；北方的日本海的入口處有對馬海峽，可以阻止敵人的南下或北上。北方又有朝鮮可爲屏障，使東向之敵人不能接近日本海，而日本一手造成的『滿洲國』又有糧食煤鐵之供給。

故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地理形勢，在戰略上看來是很優越的，密接而緊湊的。

美國在其屬地阿拉斯加之南，有西雅圖軍港，爲北太平洋之要塞。其西更有他地與冷佛二港，與西雅圖軍港互成犄角，爲美國距日本最近的軍港，也是美國自北方進

攻日本的最好根據地。

在大洋中，有夏威夷的珍珠港，離舊金山二一〇〇哩，離洛杉磯二一五〇哩，離西雅圖二五〇〇哩，離日本的橫濱三三七〇哩，菲律賓四八〇〇哩，為美國在太平洋之最大良港。珍珠港之在太平洋，好像直布羅陀之在地中海，不但是美國的國防的第一線，亦為美國在遠東勢力之唯一支柱。

珍珠港之西有關島，也是美國的重要根據地，與日本在南洋的委任統治地相距不過四五百哩。再西就是菲律賓，與日本台灣相距二〇〇哩，與日本的橫濱相距一七四〇哩，新加坡一三四〇哩，關島一五二〇哩，珍珠港四八〇〇哩。菲律賓島上的馬尼拉港，駐有美國的亞細亞艦隊。

在南太平洋有賓賓伊拉軍港，位於薩摩亞羣島之東南，可以切斷日澳之交通。東太平洋上，巴拿馬軍港為美國的重要軍港之一。近自海南島被日本侵佔後，美國國會即通過文生氏的海軍根據地案，在太平洋中建立海空軍根據地九處。

美國在太平洋上的軍事根據地，可分爲內線與外線兩條線。如以北方的阿拉斯加，西方的珍珠港，南方的巴拿馬運河畫成一線，則形成一二三角形，在此三角區域內，防衛鞏固，無被由西而來的侵略敵人衝入之危險。是爲內線。如將馬尼刺，關島，資資伊拉，珍珠港，西雅圖，他地等畫成一線，則成一不等邊的多角形，自東南北三面將日本加以遼遠之包圍。是爲外線。但此外線上，據點碎小，有的地方離珍珠港的中心根據地過遠，而離日本的防線則反近，防守難以鞏固，有被敵人衝突之可能。這是美國在太平洋上的軍事地理之不如日本之點。文生氏案通過後，所擬建築的海軍根據地九處，爲珍珠港以西之威克島與中途島等處，此九處根據地建築成功後，自可加強美國外線之力量，然地理散漫之缺點仍未能完全補起。

英國的新加坡根據地，處於蘇彝士運河，澳洲與遠東的當中，爲西太平洋之總樞紐。英國保守住新加坡，就能保守住英屬地的印度，澳洲，新幾內亞，新西蘭的安全。新加坡實爲英國在太平洋上之重鎮。此外，如香港，如澳洲，如新西蘭，都有軍

事建設，然都是以新加坡爲靠山的。

大體說來，英國在太平洋上的領地偏居於西南之一方，而又多被別國的領地所隔斷，無緊密的聯絡。不過就目前及最近將來說，隔斷之者爲英國可以建立同盟之法美荷，而非牠們所認爲當前的共同敵人之日本，此則爲英國的目前一有利之點。自新加坡的宏大軍事工事築成以後，英國在太平洋上自衛而兼保衛太平洋西南角的力量更加充足了，然以言攻取，則所處地勢仍嫌不足。

由上述日美英三國的軍事地理看來，可知日本在太平洋上之地位，對其周圍各地之攻或守，最爲優越。美國與英國則均是守有餘而攻不足。自然，這是專就地理上說的，並未說到戰爭勝敗的最重要的因子——經濟的因子。這是三國在太平洋上軍事地理形勢之大概。

至於以安南爲根據地之法國，本無要在太平洋爭霸之野心，能得自保，卽爲滿足。在現在及最近將來的歐洲與亞洲的情形下，法國是無疑問地要瞻仰英國的馬首。

的。

由上述各強國在太平洋上的軍事形勢，已判然可見牠們的形勢優劣之不同了。在中日戰爭發生以前，太平洋問題的重心本已偏在西南，因為西南有豐富而尚未開發的資源，有很有希望的市場。過去，日本軍閥之所以早就大唱南進論者，原因就在此，而英國之所以決心建築新加坡偉大軍事根據地者，原因也在此。自中日戰爭發生後，這種情形更加緊迫了。日本軍閥的野心並非企圖要單單侵略中國，而還企圖把列強在遠東的勢力驅逐出去，而獨霸東亞。在遠東與日本競爭的是英美法，此三國中，法國軍事力量不足畏，而美國因地理不利，殊難以軍艦遠來遠東干涉日本。最能干涉日本，因而也是日本所最厭畏的是英國——以新加坡軍港為根據地的英國勢力。這情形更使日本把牠的競爭力量集中在太平洋之西南角，即日本人所謂「外南洋」，也更使西南角成了太平洋問題的中心。

日本的海軍少佐石丸藤太，是言論足以代表日本海軍軍閥的傾向之人，是日本軍閥中的南進論者。他常常發表叫世界注目的軍事文章。他在『七七』事變發生以前不久，曾發表過一篇文章，題目是『被包圍的日本』，其中很清楚地敘述日本『南進』，或所謂『北守南進』的必要。他寫道：

所謂南進，便是在北方以『滿洲』的健全發達和華北方面的經濟進出爲限度，而向外南洋方面發展。這裏所說的外南洋，包括菲律賓羣島，英屬新幾內亞，荷屬東印度，葡屬的摩爾，海峽殖民地，馬來聯邦，暹羅，法屬安南等。其總面積是二百八十一萬五千平方公里，較之日本總面積大五倍，較日本本土領域大十倍。

日本爲着完成奠定遠東的使命，首先必要確保二個生命線，第一是『滿洲』，這是陸地的生命線，第二是日本委任統治領，第三是外南洋，後兩個都是海洋的生命線。

日本爲什麼必需第三生命線呢？第一是通商貿易上的關係，第二是國際上的關係。首先看通商貿易上的關係：日本是不能自給自足的國家，不特是國民生活必需品，而且戰爭用的材料，都是海外輸入品，其安全與否，有很大重大的關係，又日本製品不能安全出售到海外市場，亦有重大關係。因而運輸這些輸出入品的海上交通線之安全如何，是日本生存上的重要條件。可是，這些輸出入品，從什麼地方輸入，又向什麼地方輸出呢？可分爲如下五個幹線：（一）是和『滿洲』中國西伯利亞方面的貿易。（二）是和香港安南暹羅海峽殖民地英屬印度的貿易。這兩個主要的是經由南中國海，印度洋方面而運輸的。（三）是和菲律賓荷屬東印度澳洲及新西蘭方面的貿易。這主要的是經由菲律賓和南太平洋而運輸的。（四）是和南北美洲的貿易，這主要的是經由太平洋北部及美洲兩岸而運輸的。（五）是與歐洲及非洲方面的貿易，這主要的是經由南中國海，印度洋，紅海，地中海，大西洋一部及北

海而運輸的。在這五條動脈中，除了第一和第四這兩航路以外，其餘三條航路都是經由南中國海，南太平洋，印度洋的。這裏便有外南洋的重大價值。萬一日本和東太平洋一國家作戰時，就杜絕了第四航路，日本的貿易，便不能不轉向其他四條航路了，香港以南的貿易，必然更加繁盛的。果然是這樣，外南洋一帶更增加了重要性。

假想在日本和歐洲一強國作戰時，那末，進攻日本的強國艦隊，要從印度洋入太平洋方面，便不能不經過馬六加、巽他、龍巴、克等海峽，找尋海軍根據地。可是，如果考慮到控制這些海峽的，是暹羅到東印度的外南洋一帶，那麼第三生命線是如此地重要，便一目了然了。

既握着這方面的海權，那新加坡軍港，便是袋中之鼠，澳洲、新西蘭亦在掌中了。

新加坡軍港是連繫英國和印度、澳洲、新西蘭的重要鏈環，建設該軍港的主

要目的，便是壓抑日本的膨脹。假使英國常備優勢的艦隊在該軍港和香港根據地相呼應，則不特威脅日本的西南方面，而且，使日本的第三生命線失却根據地。

他這幾段話，主要是就經濟利益——「生命線」——着眼的。外南洋既然與日本的生存有這樣生死的關係，那麼南進當然是最最應該的了。如果單就軍事形勢一方面說，則外南洋實為日本獨霸東亞的必爭之地。這樣的主張，石丸藤太在幾年以前也早就明白表示出來了。

在「九一八」事變後不久，石丸藤太曾寫了一本小書：「三年後日本對世界戰爭」。在該書的第十，第十一兩章中，他假定將來的別國對日本的戰爭是英美聯合對日本，於是又推論英美對日本的戰略將如何，並推論日本應如何應付這種聯合進攻。從他的這些假定與推論中，我們就可以看出日本佔據海南島與團沙羣島的意義了。他寫道：

豫想英美合同對日作戰時，即豫想以英美對日本爲此次大戰的主角時，其狀況當如何乎？……若欲以武力屈服日本，則但能擊破在滿洲及中國之日本陸軍，尙不足以制日本死命。故欲眞使日本屈服，當適用下列三種手段：

一、殲滅日本艦隊。

二、遮斷海外與日本之海上交通。

三、對於日本大都市，及重要工業中心地點，軍港，要港等，實行空中攻擊。

右三者中，第一是刺我咽喉之手段，第二第三，是斬我手足之手段，此外再用剝奪衣服之手段，即前述擊破在滿洲及中國之日本陸軍，足使日本在滿蒙活動告終，亦不失爲一種方法。然須知屈服日本之最要方法，第二以下，已均屬第二義，其第一義爲殲滅艦隊，這才是加於日本之致命傷。不過同時併用第二以下之副手段，既可使敵人容易屈服，且足爲達到第一目的之

補助手段。

然則如何方能殲滅日本艦隊乎？下列問題，即因之而起矣：

第一問題即美英艦隊應在何處集中是也。語云：五指之交彈，不如賞以一拳，使美英艦隊分離別動，即與此種原則相反，決無是理。

從美國一面言之，美英聯合艦隊，以在美國港灣集中爲有利，例如北美大陸之海軍根據地，或檀香山，皆是。然從英國一面言之，則以新加坡爲最合式，因其地可以間接防衛自國及其殖民地也。若美艦隊須集中於遠在南太平洋一角之新加坡，則美國太平洋沿岸，陷入毫無防衛狀態，性好騷動之美國人民，勢必置兵術於東風馬耳，而爭爲召還艦隊之主張。反之而欲使英艦隊集中於北美大陸或檀香山，則英國當此戰爭初期，僅得使用其全艦隊中一成於太平洋方面，而轉使澳洲，新西蘭顯感不安，亦非鬧成召還艦隊風潮不止。

事至於此，無論如何賢明之政治家，鐵石手腕之戰略家，明知輿論並非合理，然不能不爲羣衆所牽制。於是美英艦隊，止能集中於各自之港灣，如檀香山新加坡等，以免紛擾，然是誠敷衍一時之辦法也。

但是美英艦隊，欲擊破日本艦隊時，兩艦隊非先在何處合同不可。否則有爲日本艦隊各個擊破之憂，所謂合則雙美，離則兩傷者，正謂此也。

此項地點，離戰場宜遠，艦隊至此之航路，不但宜短而安全，且宜擇可以儘量利用通信網之場所。最近地點，合此條件者，止有新幾內亞附近海面，蓋由美大陸海軍根據地或檀香山西進之美艦隊，常有在南洋羣島附近受日本奇襲部隊襲擊之危險，雖然此種危險，各航路皆不能免，但取道赤道以南，反得享受減少危險之利益，亦未可知。同時新加坡之英艦隊，亦要取道卜兒耐嚟以南航路，因此條航路，危險較少，距離較短，且得儘量利用通信網，於航行上極有益。又新幾內亞附近，有適於艦隊航泊之港灣，尤

與合同地點之條件相宜，不可忘也。

美英艦隊既經合同，因之而起之問題，則爲爲殲滅日本艦隊起見，須先選定作戰目標。此可分爲下列二種。

一、以迫令日本艦隊決戰爲目的，美英聯合艦隊，在南洋羣島，應設定三個暫時根據地，進出於日本近海。日本主力艦隊來時，即迎頭與之決戰。若主力艦隊不來攻，則爲誘出擊破計，或放飛行機，向日本之重要都市，工業中心地，軍港，要港等，實行空中攻擊；或放輕快巡洋艦，潛水艇，杜絕日本之海上交通線；或乘隙占領小笠原，奪回被日侵略之關島。

二、擊破日本艦隊之先決條件，應先奪回菲律賓及關島，作爲根據地，誘出日本主力艦隊而擊破之。

美英聯合艦隊，欲在西太平洋對日本爲有效之作戰，應於戰場附近，準備適當之海軍根據地。此事極關緊要，不容遲疑，然開戰之初，即當想到日

本有先手奪取菲律賓及關島之事。若果有此一手，則美英聯合艦隊，或以適用右述第二策，奪回二島爲有利。但奪回二島，須用陸軍甚多，美英聯合艦隊，勢必護送許多陸軍運送船隊。此時艦隊，反爲運送船隊及給養修理用之特務部隊縛住手足，其通過日本艦隊所監視而危險最多之海面時，所受損害之大，已可概見。再加以奪回二島時損害，其擴大程度，將有匪言可喻者。果然，則此種作戰，直是彼我在大戰舞臺主力作戰前之無謂犧牲，其爲有害無利，固不待智者而知也。

反之而先用第一策擊破日本艦隊時，則被日奪取之菲律賓與關島，將成爲袋中之鼠，奪回可計日而待。但日本主力艦隊，不肯輕出攻擊時，美英勢必於南洋羣島中，選定暫時根據地。雖有易受日本奇襲部隊襲擊之危險，然比之逕自奪回菲律賓關島，危險畢竟較少，其難易亦未可同日語也。

此外尚有問題，即美國之亞細亞艦隊，英國之中國艦隊，當担負如何之

任務，是亦應得加以說明……

如上所述，英國海軍力，得與美國協同對日作戰者，計主力艦航空母艦各二隻，一萬噸巡洋艦五隻，並若干輕艦艇，是則美英對日本之比例率，約爲一〇對五·九之比。假定日本以六對五之比例率即能在太平洋方面與美國海軍作對等戰，則此一〇對五·九之兵力，相差太多，勝算便覺毫無把握。

日本若在此種不利地位而仍不得不與敵人戰，則最良之策莫如妨害美英艦隊之合同，而各個擊破之。於是在此次大戰中，日本之或勝或敗，全視妨害合同之能否成功，不待言矣。

然妨害美英艦隊之合同，不能單責之軍略家；我外交家，亦當爲重大之分担，試說明其任務如下。

例如利用中南美諸國之熱心反美，使對美國揭反旗，又使菲律賓人，乘機爲獨立運動，與攻略該島日本軍相呼應，則美國艦隊之行動，當因之而受

種種影響。不但此也，即英國亦不得不左顧右視，現出遲疑態度，其協同美國兵力，亦當減殺不少。

又如利用蘇俄，使衝入印度，或煽起埃及之獨立運動，或釀成歐洲騷亂之形勢，則英國將不得安心與美國協力。須知今世界被壓迫之民族，皆有乘機蹶起之意，正大可利用也。

軍略家應担如何任務，亦說明之如下。

與政治家協力之軍略家，第一應注意者，在選定適當之開戰時期。凡以劣勢兵力，各個擊破優勢之敵時，當先選定開戰時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乘敵不意，加以攻擊。當日俄戰爭之始，我東鄉艦隊，若不於宣戰之時，攻擊旅順俄艦隊，則我是否能佔有利地位，尙屬疑問，正可爲今日前車之鑑。

日本當宣戰時，即攻擊菲律賓羣島，則美國當藉口九國條約非戰條約，

非難我之行動，使全世界反對我日本。然若爲此等條約所拘束，則處處有利於美國，而日本將立於不利之地位。

若開戰之始，能殲除美國有力艦數隻，則彼我偏重之勢力忽破，我之作戰，益易爲力，而牽制英國之行動，亦將大收效果。

大凡與聯合軍作戰，其中態度不甚鮮明之國，當講分別對付之方法。故我於大戰初期，對於英國艦隊，以不用積極手段爲得策。

牽制美國艦隊，而妨害其合同，更有左之各種手段。

- 一、對巴拿馬運河，實行作戰，務必想法閉塞之。
- 二、派遣奇襲部隊，作戰於美國之太平洋沿岸。
- 三、經由阿拉斯加方面，對於美國太平洋沿岸都市，施行空中攻擊。
- 四、使我一部分艦隊，擾動北太平洋方面，牽制美國艦隊，不能遠離。

以上所述，目的在妨害美英艦隊之合同；然牽制美國艦隊之各手段，須與後述之其他手段相合，始能達到擊破敵人艦隊之最終願望。

一、美國艦隊，離開本國或檀香山等根據地而向西進行時，日本即先派奇襲艦隊，沿途加以攻擊，俾其勢力逐漸減少，然後再在西太平洋之適當海面，擇有利於我之時機，以主力艦隊邀擊之。

二、向美國艦隊後方連絡線，加以攻擊。

三、以阻害美國與海外諸國間貿易之目的，實行破壞貿易戰爭。

四、日本海，黃海，東海，南中國海之一部海權，皆須歸我扼住，藉以確保我海上重要交通線，為長期戰爭之準備。

五、防守可為敵根據地之地點。

六、中國大陸中，能加空中攻擊於我之重要地點，當占領之。

然則我對於將展開之美英對日本戰爭，能有勝利之希望乎？……

依上所述，有種種異彩之日本對美英戰爭，其勝敗之形勢如何？

中國根本當與美英聯合，對我日本拚命作戰，此無待言。故此次大戰，開幕於太平洋爲舞臺，日本對美英之大海戰，而日本陸軍之進攻中國，占領菲律賓與香港之激戰，尙有血湧肉躍之幾幕壯劇，次第搬演，可推知也。然日本之制海權，若一旦落於敵手，敵人即能隨心所欲，對於日本本土，實行其空中襲擊。因之在滿蒙及中國之野戰軍運命，將不免陷於窮境，而我之重要海上交通線，既被杜絕，如菲律賓，關島，香港，南洋羣島，亦自然爲敵奪回，至是而日本遂歸於自滅之一途。果爾，則謂此次大戰，當以海軍之勝敗，決定日本國祚之短長，非過言也。

由石丸藤太所代表的上述傾向看來，這傾向顯然表示出下列幾點：

- (1) 日本極其重視外南洋，認爲這是牠的最重要的生命線；
- (2) 在將來的英美對日本的大戰中，戰爭一開始時，日本就要奪取香港，菲

律賓等，奪得其制海權，以便能保持此第三生命線，而作持久戰；

(3) 日本要拚全力保持南中國海上的制海權；

(4) 南洋羣島一帶有成爲主要戰場之可能。

由此看來，與日本帝國主義的生死有這樣重大關係的西太平洋，日本必然要時時刻刻想佔據，是可想而知的事。在歐洲形勢危如累卵，且夕有爆發大戰可能之時，日本要尋機會先向西太平洋插一隻腳，以便歐洲戰爭發生後好去奪取香港與菲律賓，又是當然之事，這就表明日本佔海南島與團沙羣島之作用了。

石丸藤太還有一篇很引人注意的專論海南島的軍略地位的文章，題目是『軍事上所見的海南島的重要性』。這篇文字是在『七七』事變以前幾年寫的，然牠把日本所以要佔據海南島之用意，赤裸裸地表露了出來。茲節譯其要點如下：

海南島是對華南，特別對廣東廣西的重要作戰根據地。海南島對兩廣方面的位置，如以兩廣譬作氣球的氣囊，則海南島就等于吊籃，在中間的雷州

半島等子氣球頸部即吊籃網了。正像氣球要受吊籃操縱一樣，如把海南島佔作根據地，便能牽制兩廣。

在作戰上，距離是一個重大要素，無論何種根據地，如距離主要戰場或作戰目標太遠，就失掉其價值。然海南島隔兩廣的距離，均只有五百海里左右，故更有利。以海南島為根據地的艦隊，既可隨便行動的到沿海都市實行砲擊，而且又可以靠飛機作空中攻擊，把軍隊向必要地點登陸，封鎖兩廣的交通。

海南島對於太平洋，特別是外南洋爭霸戰又有什麼關係呢？二十世紀爭霸舞台的太平洋，是以中國及外南洋為中心來鬥爭的。外南洋不只是原料地和移民的處女地，而且在市場方面亦甚有希望。對於英國，這裏是聯合本國與太平洋自治領的關節，英國如失去外南洋的海權，則澳洲，新西蘭將成孤立了。所以英國要聯絡荷屬東印度的主人荷蘭以資聲援。

在西面則有法國殖民地的安南，安南隔着南海，與英荷兩國殖民地遙相對峙，是外南洋爭霸戰的一個重要角色。美國自菲律賓獨立後，暫時消聲匿跡，只側重東太平洋一帶，可是最近又重新看重外南洋了。

日本是最近插足入于爭霸戰的戰場中的。

英的傳統政策是在主要競爭地方的中心附近取得海軍根據地，如當西戰時英國佔了直布羅陀，意大利問題發生時佔了馬爾太，小亞細亞及埃及問題發生時佔了西布拉斯，歐戰後世界爭霸舞台移至太平洋時，英國也佔了新加坡。新加坡不獨可與北面香港，東面澳洲的海軍互相呼應以控制外南洋，而且可以密切保護北面的中國市場，如英國以優越艦隊駐新加坡，則在外南洋爭霸權上任何一國也不能取勝，因為英國已佔上風；但英國因歐洲關係不能常把優越艦隊長駐于太平洋上，這是弱點。

法國在安南只有根據地西貢和一個劣勢艦隊，法國靠此種劣勢艦隊和貧

弱根據地，在外南洋作戰上不能有任何作用的。不過法國從前和海南島有過一個特殊關係，一八九七年三月十五日曾與滿清簽了海南島不割讓條約，禁止把海南島之暫時轉讓，或作別國的海軍港口及藏煤堆棧。有了這個條約，割讓或在軍事上利用海南島就成爲一個麻煩問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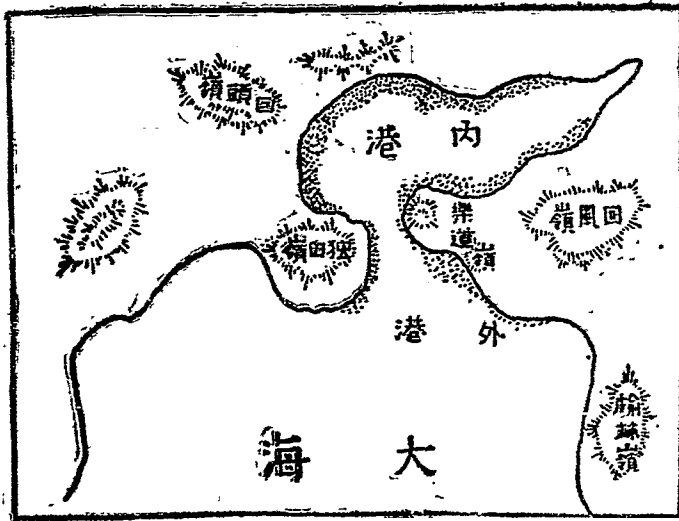
海南島位於香港新加坡中間，居於能控制香港的位置，海南島不論被任何一國作爲海軍根據地時，香港的軍事價值也要大大減少的，所以英法兩國極力反對把海南島割讓別人或作軍事設備。

美國自菲律賓獨立後，其海軍根據地只有巴拉望島，巴拉望島面臨南海，與西貢，新加坡相對，對於外南洋爭霸戰的位置非常有利的。

日本的立場又怎樣呢？英法荷各國在外南洋均有殖民地 and 保護地，日本既無政治上何種特權，也沒有爭霸的靠山海軍根據地，但日本比任何海軍國更靠近戰場，如能找到一塊立腳點，就可以免除種種不利與不便了。

日本對外貿易的五大動脈中有二條都是經由南海的：第一條是與香港，安南，暹羅，海峽殖民地，英屬印度方面的交通線。第二條是與荷屬東印度，澳洲，新西蘭方面的交通線。第三條是與歐洲及非洲方面的交通線。日本經由南海的對外貿易已佔了全部之半以上，但却沒有保護牠的海軍根據地。這三大幹線一到戰時當然要受很大威脅的。

檳 林 港 形 勢 圖



但倘若日本能利用海南島上的榆林港又怎樣呢？在短時期內能把優勢艦隊集中於榆林港的日本，必然可以把香港的軍事價值圍割，震服西貢的法國艦隊，在優勢的美國艦隊未來的以前就是先人一着控制了南海了。換言之，如果外南洋海權能落在日本手上，則日本將成爲外南洋的主人翁的。

西太平洋是日本的最重要的生命線，也是二十世紀的爭霸舞台之中心。然而英美在那裏都有了根據地，而日本則連一塊立腳石還沒有。『如能找到一塊立腳點，就可以免除種種之不利與不便了』，『如果外南洋海權能落在日本手上，則日本將成爲外南洋的主人翁』。

換言之，根據石丸藤太之類的意見，日本佔領海南島的意義有三點：

- (1) 以海南島爲對華南作戰的根據地；
- (2) 以海南島爲與英美在南洋爭霸的根據地；
- (3) 以保衛日本對外貿易之主要幹線。

這就是日本所以要侵佔海南島的理由，至於所以要侵佔團沙羣島，理由與此是很相似的。

南進論是日本海軍中的有力主張，故佔領海南島亦早爲日本海軍中的有力分子的主張。這由如下的新聞可作證明。海南島被日本佔據後約一個月時，美聯社的東京電訊說道：

據此間消息：關於日本佔領海南島之行動，早爲日本海軍有力分子所主張。蓋日本海軍部關於日本應向南發展之宣傳，已歷有數年。最近日本某政治經濟雜誌，尙載有某海軍大將主張向南發展之論文一篇，該文先論南洋各地煤油錫以及其他各項資源之豐富；繼即提出口號稱：『爲日本帝國之國富計，日本應向南發展。』又歷來日本對內之宣傳，除謂南洋各地資源豐富外，多謂南洋土著皆赤身裸體，跣足而行，故日本之廉價布匹與鞋襪，必能暢銷無阻，蓋南洋土著生活程度極低，僅能購買日貨故也。故日本若能向南

發展，則荷屬印度與南洋其他各地及菲律賓之市場，皆能爲日本所得。此項市場，在理論上固可用和平之方法取得之，但事實上，則絕不可能。蓋自一九三三年以來，荷屬印度頒佈限制輸入法後，日貨輸入荷屬東印度，即大受打擊，日貨百分四〇之輸出品，包括織物及五金在內，皆爲排擠以去。一九三四年日方與荷屬東印度方面會議之結果，日貨之輸入荷屬印度，分量更見減少。於是可見和平方法，實已碰壁，故海軍方面遂有運用武力之主張。同時，海軍方面對於煤油，錫，橡皮，極感需要，而此等物產皆以荷屬印度爲特多。再則，日本陸軍對華作戰，已獲有相當之榮譽，但日本海軍則投閒置散，英雄無用武之地。有此種種原因，遂有最近佔領海南島之行動，再則此種行動實爲日本向南發展之初步行動，海南與安南，相去不過數百英里，真所謂近在咫尺；且佔領海南島之後，日本更與其在南太平洋中的委任統治各島，構成犄角之勢，對菲律賓取左右夾擊之勢，設自日本委任統治島辦一航

空線以至海南島，則可橫貫菲律賓。

這條新聞，更道出了日本海軍侵佔海南島之別的一些原因。

第五章 海南島陷落前後

日本人之注意海南島，並非自近年始。日俄戰爭以前，就有二十四名之多的日本人居住於海口了。自那時以後，日本的雜誌報紙上便常有關於海南島的記載。例如，在一九三六年夏天北海事件發生之後，大阪的朝日新聞上就有一篇帶鼓動性的談海南島的文章。

寫這篇文字的是該報的特派員「辻」，他於視察過北海之後，順便到了海南島，即不勝羨慕之至，而稱之爲「一年常夏的華南和平之鄉」，描畫那裏的氣候如何舒服，資源如何豐富，日本農民向那裏移植如何適當，總之，該島最好立刻能變成日本的殖民地。他說明那裏適於日本殖民的優點是：(1)該島如世外桃源，雖隸屬廣東，然與大陸隔絕，不受廣東政局變動之響影；(2)地利還未開發，如用新式農具開墾耕

作，農產品之出產量必較現在增加數倍，加之氣候溫暖，一年到頭都適於勞作，且四面環海，鱗貝之屬極豐而價廉，陸地上的雞豚牛也極多而價廉，衣服每年一人只要一套就夠了；(3)該島交通又甚便利，從長崎動身六天可達，由香港一天可達，在島上又可以聽到台灣的播音，使島上的日本移民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如在故鄉。

他調查該島周圍二六〇日里，人口二三〇萬，面積比台灣差不多，而人口却只有台灣的一半。環島的海岸，經常滿佈着漁船，儼然是日本大阪的風景……

於是這位特派員振筆一直寫下去道：「除了農業，那裏也是開發漁業的最好根據地。在北海事件之後，深感海南島有經濟的及軍事的價值。日本應該積極在這裏籌設領事館，停駐軍艦，並着手陸上之設備。朝野有力者應派員視察該島，對於其地質氣候，生產品銷路，貿易關係，詳加研究，以爲日本南進政策之基礎。」

你看，這個帝國主義的新聞記者，一見海南島就想把牠一口吞下去似的！然而這並不是他一人感覺的，日本的軍閥大都是有這種感覺的。

由於海南島的軍事地位與經濟地位之重要，故英法二國，尤其是法國，常常害怕日本之佔領海南島。在一八九七年，法國會叫清朝承認牠：『不割讓或租借海南島與任何國家為暫時的或永久的海軍根據地或貯煤所。』在一九〇七年的日法協定中，日本也承認海南島是法國的勢力範圍：『對於兩國領土接壤之中國地域，兩國應協力維持其秩序。』

中日戰爭發生以後，英法對於日本強佔海南島的懼怕心，更為增加。起初，日本軍閥尙顧慮國際的干涉，有所忌憚而不敢想望海南島，所以在一九三八年六月中旬，日本外相於英法提出警告後，曾鄭重聲明，日本毫無佔領海南島的意思。但這樣肯定的聲明大概是軍閥們所不贊成的，或與日本的侵略者的心情不大順適的，因而三日之後，外務省的發言人便又聲明說，『在打倒國民政府的鬥爭中，如有必要時，日本可以佔領海南島』云云，這就完全露出了他們要侵佔該島的野心了。再往後一點，日本

又進一步說，「海南島的中國駐軍，威脅日本在華南沿海作戰的軍艦」，自這樣聲明以後，海南島人民的生命與財產便不斷受日本飛機與軍艦的砲擊與轟炸。於是英法兩國便共同送照會給日本，勸日本勿侵佔海南島，並說，倘若事態嚴重，則英法將對日本採取共同行動云云。英法的這種聲明，使人相信英法很有在太平洋上簽訂海軍協定之可能。但這種聲明雖可抑制日本侵佔海南島的野心於一時，却消滅不了他們的野心。

這次敵方海軍進攻海南島，是經過相當時間的布置的。半個月來，各方屢傳敵艦集中瀾洲島附近，在島上建築軍事工程的消息；英國帝航機飛臨瀾洲島上空，也曾被敵艦砲擊。這些都足以顯示敵方的秘密布置，準備行動。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晨二三時，敵軍分兩路登海南島，一路由海口西八里的秀英砲台附近登陸，沿海邊公路攻海口；一路由天尾港的大場登陸，進取澄邁舊城，向東攻瓊山。這兩地在十日午刻先後失陷，敵軍乃由海口沿南渡江而下，企圖進攻比較深

入的定安。在敵軍登陸時，敵方空軍在南渡江兩岸與該島東北部的瓊東，清瀾，文昌等處，濫施轟炸，幫助進攻。大概參與這兩路進攻的敵軍，約自三千到五千人。這樣小題大做的進攻，而敵方還是大肆誇張，說這天沒有雲霧，風浪不高，登陸不覺任何不便，『實爲天佑，深謝神助之浩恩』，可見其迷信投機的一斑。

敵方同盟社宣傳這次的『無血登陸，實爲天佑』。但在戰報中則又承認日軍戰死三名，戰傷二名。這可見敵軍這次雖是突然登陸進攻，島上我軍的守衛力量又不強大，而敵軍却也不是完全不遇到抵抗。事實上，當敵軍沿南渡江攻定安的時候，我軍自衛團英勇抵抗，敵方死傷頗重。由於這樣，在十四日晨，敵軍又在海南島南部，榆林港附近的三亞港登陸，造成南北呼應的局勢。

據各方面情報，這次敵軍在海南登陸，事先會由國內及台灣調來新兵三萬到廣州，而把廣州的原有精兵二萬南調，作爲進攻海南之用。這可見雖然敵人在進侵之前曾派遣了許多密探到海南偵探我方軍情，然而在十日登陸時，還是懷着戒心的。

下邊所節錄的一篇報告，係「實誠」君寫的。他以五十日長期的親身經歷，把日本侵入海南島當時及以後的各方情形，都逼真地記載了下來。所寫的雖然只限於瓊山、文昌一帶，然這可使我們知道該島失陷當時及以後的大略情形了。

雖然有了一九〇七年的法日協定，含國際性最重大的海南島，終於被日寇不顧一切的強行攫取了！再觀察其最近在島上之軍事建設，且有久據之模樣矣。當敵兵在天尾港，馬鼻港北西二處登陸消息傳到記者耳朵裏，我初時是很不相信就會正確，事情是出乎意料的，暴敵真像瘋狂似的，甘爲遠東戒首。我國海防未備，一對日作戰，就完全失掉了制海權，那麼日寇之攘奪海南島，自然又是意中事。自二月十日敵人大舉來犯，迄今將及兩月，記者留在淪陷區內共有五十天，現將耳聞目擊的實況，我軍作戰之經過，敵軍之暴行，作一有系統之報道，雖然大半已成明日黃花，然而相信好些是道人所

未道的。

二月十日上午二時許，廣東防空司令部海口區指揮部，忽接到瓊山天尾港防空監視哨兵的電話，據云：『本港現時發覺有敵艦二十餘艘，且有若干艘在瀾洲島，現直向此間繼續駛來，又有無數帆船來往於敵艦與紅線，北喃兩村之間，而該兩村火光甚烈，且有馬嘶聲，人聲尤為嘈雜。……』監視哨兵正這樣報告消息當中，電話忽然中斷，再搖不通了，確證那時電話線被敵切斷矣。

防空指揮部急將情報報告瓊崖守備司令部，轉飭所部戒嚴，三時卅分，防空指揮部發出緊急警報，同時飭海口防護團集合防護團員，海口警察局派警挨戶令熄燈火，及告緊急警報。

記者於睡眠惺忪之際，起牀穿着單衣，避出郊外，初以為是晨必大舉轟炸，因九日有一敵艦迫近西岸秀英要塞，我砲台守軍先發五砲射擊該艦也。

誰知天將黎明，敵艦與我秀英要塞砲台互戰，砲聲隆隆，密如春雷。至五時半，敵機一架，直飛海口盤旋，五時四十分，再有二機從東北海外飛來。迄六時許，秀英砲台砲聲漸停（後查砲台全體官兵多已殉難）。俄頃，敵機二十七架分三批由西，東，北三面起航；另有巨型指揮機居中指揮，是時，敵機共三十餘架，若蜻蜓之羣，飛至海口，府城，潭口，炸彈聲，機關槍聲，砲聲交作，至正午始稍疏。

後查天尾港監視哨兵報告之時，敵人已登陸於紅線，北喃兩村矣（二村設有漢奸機關）。在該村即分別配備戰車，鐵甲車，騎兵，步兵，分二路進犯，車有數十輛，騎兵二百餘，步兵千餘，一趨瓊州府城，一入海口市。又每路再分數隊，分將軍事，行政，銀行，稅收，文化等機關佔領。我軍防務甚疏，瓊城僅兵二連，海口一連及一營部，書場碼頭一連，後一連稍抵抗後即撤退。海口方面戰不上半句鐘，市民逃難倉皇，損失至巨，秩序大亂！敵

入市最先者，爲鐵甲車六輛，戰車十餘輛，繼卽騎步兵。一小部份係乘汽艇由大鐘樓碼頭登岸，市內有漢奸田×得等多名內應，挑膏藥旗數担，沿街安插各店戶，以作『歡迎』。查田×得乃北平籍，前數月由平來瓊，假設國語講習所爲機關，曾在公園偷繪輿圖，爲海口警局逮捕二次，均爲某員力保釋放。

當敵兵入市區之際，記者躲避郊外之關洋村，時聞府城炸彈鋼砲之聲甚烈，後沿公路視察而渡北冲河，見難民千萬，狼狽逃亡，攜幼扶老，遍地哭聲，狀至悽慘！被敵機炸燬粉碎之汽車，達百數十輛，棄於路側。難民炸斃者亦達數十人，蓋是日寇騎兵隊已搜索北冲河北岸河濱矣。敵兵路見有着西裝革履者，非槍斃卽刺死。翌日大行搜查各住戶商店，暨各外國教會及醫院等，又擄去青年男女數十名。

詳查敵登陸之日，全島各大市鎮及附城之鄉村，或軍事重要地方，均有

敵機聯羣結隊轟炸，馬鼻港登陸之敵，尤大肆搶掠。敵機轟炸澄邁金江市（縣府所在地），二百間商店，悉成焦土，一片瓦礫。其次則瓊山之三江，大林，濱豐，塔市；文昌之潭牛，文教，遭難亦慘酷。約計是日敵機在瓊投彈六百顆以上，燬屋死人無法統計，僅文昌縣立中學一校，亦投有七十餘彈。三江，文教二小墟，亦投五十餘彈，敵之肆意屠殺，毀我商場精華，於此可見一斑！

瓊島是太平洋上軍事要地，國際素為注意，故自日軍十日登陸後，英，法，美列強尤為重視。外國僑民約有百餘名留居島上，日人登陸大肆屠殺時，英，法，美三國急派兵艦抵瓊護僑。查登陸之翌日（二月十一日），美國遠東艦隊司令，由菲律賓乘坐毀滅巨型艦一艘開抵海口，下午二時到達，該艦隊司令即率同艦長水兵二十餘名上岸，敵海軍即派電艇二隻，開至港外迎迓，在得勝沙橋安旅店敵軍部休息。聞美艦隊司令經交涉保護美僑生命，

財產之安全，暨交涉賠償美孚行損失之電油等等。敵軍方即晚「歡宴」美艦官兵，翌晨（十二日）美艦他駛。下午香港英艦一艘抵瓊，敵軍部祇准英艦長個人登岸。十四日法艦二艘抵瓊，除艦上官兵外，尙有新任法國駐瓊領事一員（舊任領事官楊克維氏事變前已離瓊），法艦一抵埗，即由日領事館派汽車二輛，至書場碼頭迎接，但僅准新領事一艦長及水兵一名上岸。翌日（十五）法艦二艘皆他駛。交涉有否頭緒，無從探悉。迨十七日下午，某艦一艘，由某處第二次來瓊，敵海軍部通告，不准該艦官兵登陸，並限令二十四小時內離開海口，某艦無奈，亦於十八日上午駛返某處。

敵自十日在海口登陸，文昌縣立中學是日亦被炸成焦土（炸死學生二名），文昌游擊指揮兼縣長曾文田令飭疏散人口。縣府移至南陽後，再移至蓬萊市辦公，原駐防之隊伍，大部內撤，僅留一中隊。二月廿二日敵軍進犯，除縣政府之政務警察稍抵抗數十分鐘而退外，該防軍一中隊未發一彈而

道！文昌城陷落，乃二十四日下午三時之事。敵初以鐵甲車六輛先導，繼即戰車十餘輛殿後，騎步兵約千人跟進；敵犯文昌係由三江經潭牛，沿瓊文公路幹線前進，雖公路事前已經破壞，但敵乃得一寸建一寸，海口淪陷後十二天，修好完整，始進犯文城。查文昌之失，實由當局棄守，敵未蒞境而先遁之中隊長韓培英，經人民控告，守備司令部調查證據確鑿，於三月七日着該大隊長林香山將韓拿獲，就地執行槍決，以肅軍紀而儆效尤，人心大快。

據探悉：敵此次大舉登陸之部隊，實僅村崗幢田旅團之一聯隊，復因陣亡及水土不服而病亡者過衆，且因我游擊隊活躍，不得已而頻頻增援，現村崗旅團全部已開抵瓊。士兵思鄉，反戰空氣至濃，入店購物，手執筆直書「中國同胞，你苦我更苦」等字樣。

府城方面，敵司令部設在西門外瓊海中學校，現積極趕工建築兵房數百座，地點在竹林村及近郊壘基村一帶，飛機場在我原機場增闢至五里亭，機

庫及油庫在北冲河南岸美南舖仔附近之昌城洋，每日強拉鄉民數千，由黎明起卽充工役，至黃昏始止（機場已完成，前港報載停工實誤）。興建兵房機場之鄉民，最初每日給軍用票一元，後給軍用票二角及粗米三小升，其鞭打工人，以致鮮血淋漓者，觸目皆是！

文昌方面往日我軍常駐之地方，皆無一兵一卒。敵大部隊駐紮於文城大街各商店，各商店之連隔內牆，均被擊破貫通，街道之兩端，滿散磁片，爛鐵，碎釘，預防我軍衝鋒進城。城外大建堅固堡壘及戰壕，環城路之尾端梨園，埋有地雷，二菜市及東門第一公園已成馬廐。敵建飛機場於校場坡，自一區小學校門起，至蛟靈山村，霞洞村附近，悉被鏟爲平地。紫貝嶺有蛛網形壕溝，四週佈有鐵絲網，文城渡霞洞溪亦有浮橋，各馬路口皆置有砲位，清瀾港砲台趕工修築。察其各種設施，似有久踞模樣。

據瓊之敵，多係僞軍，台灣，朝鮮，滿蒙籍者尤夥，其種種之惡行，實

非筆墨所能形容於萬一。記者留居淪陷區五十天，目擊敵兵之奸淫，搶掠，屠殺，縱火諸殘酷行爲，誠欲哭而無淚！瓊城之敵在九村，白沙，大林一帶，幾乎日日發生奸淫搶掠之事，定安上寮村因某日我游擊隊攻城退返經過，敵兵御尾窮追，悉將全村百餘家縱火焚燒，開砲掃射，擊斃平民四五十名，慘絕人寰！文昌之敵，在距城二十里內之鄉村，蹂躪特甚。敵之「探買班」入村，隨意取我米穀牲畜，以我之耕牛載返，穀米則飼餵馬驢，耕牛則屠宰作饌，第一區之霞洞，水霞，頭苑，橫山，北山，大潭等村鄉，雖小至鐵鑊，飯碗，水桶亦洗劫一光（金銀衣服更不在話下）。甚至新橋五區各鄉，清瀾，潭牛，邁號，白延一帶，亦間日前往搜掠，環城各田畝禾秧，悉爲敵驢馬餵淨，殺斃居民，日必數起。各鄉村多已十室十空，並被敵縱火焚燒。敵兵下鄉時，對少壯青年皆疑爲游擊隊員，就地槍決，否則拘回敵營，結果不問可知。白髮老叟，則強拉引路或挑東西，孩童多擄去，據云一半則運赴

日教養當兵，一半則供敵之傷病兵輸血。

敵自海口登陸時，除府城及潭口二處是日稍有抵抗外，在瓊山之三江，瓊崖自衛團獨立總隊馮白駒部會與敵激戰甚烈！定安之仙溝，保安第十一團龍駒部亦交戰一次。查三江之役，乃敵陸軍大佐參謀一率步兵四十餘名分乘裝甲車三輛，擬由三江經過，出發文昌，定安各處視察「防務」。事前我軍探得情報，深夜破壞三江附近公路，並在路心挖置陷阱，我軍一連之衆，埋伏路旁山林。黎明之際，朝曦和煦，敵軍隆隆而至，我軍伺候會車跌落陷阱後，一聲衝鋒，千彈齊發，雙方激戰歷半句鐘，我軍已利用優勢之地形地物，居高臨下，百發百中，結果三車敵兵，悉數作我英勇將士槍下之鬼。是役斃敵大佐義一參謀一員，少中尉長官三三員，兵士四十餘名，奪獲輕機關槍二挺，手機關槍五桿，步槍三十餘桿，子彈無數，旗一面，裝甲車三輛（已燬）。義一陣亡後第二天，海口之敵大開其追悼會，全體官兵臂纏

黑紗，並勒令店戶高懸半旗誌哀。最可笑者，乃是日公祭義一大佐大會之時，又有一敵酋佩大尉銜者，自御汽車赴會，當駕至博愛路口兆豐威門口，車碰牆壁，被破碎玻璃刺至重傷，即晚在陸軍醫院斃命，橫行一時者均遭橫死，可謂無獨有偶矣。仙溝之役，係敵二百餘名來犯，我守軍十一團之一營，全體將士死守陣地，鏖戰半日，敵死亡過衆，終被擊潰，我軍忠勇果毅，壯烈可歌！查是役光榮犧牲官兵數十名，敵傷十餘名，死亡六十餘名，被我俘虜二名，奪獲軍用品無算，並在敵屍骸上搜出護身符，千入針，軍扇甚多。記者會親見其軍扇，扇乃白紙製，其中石印一紅色××，下署『山杉元陸軍大臣』七字。

瓊崖自衛團獨立總隊部，原乃民十五六年之共黨紅軍馮白駒所部。自我全面抗戰軍興，馮氏感河山之破碎，大地幾將陸沉，國難殷深，遂率部就編為自衛團特務一大隊，集中於瓊山，雲龍一帶訓練。該部官兵，久歷戎伍，

最擅山地戰。馮妻劉秋菊，乃軍中女英雄。秋菊白駒，皆豪膽驍勇，鎮定果決，作戰時馮劉身先士卒，後背一手機關，手提步槍，旁側猶帶駁壳一桿，所向無敵。自敵在瓊登陸後，初特務大隊僅擴充成三大隊，最近該部在各縣收容一般有志報國青年，從事編練，現已擴充六大隊，內有女鬪士四十餘人，槍彈由守備司令部撥發大半，餘則徵集民槍補充。總隊長及第一大隊長由馮氏自兼，其他由劉秋菊，劉振漢，謝季森等分任。現瓊山，文昌，定安，澄邁各地之獨立隊至爲活躍。當記者廿七日起程離瓊之時，該部又大舉圍攻大林，塔市之敵，迄晚余船揚帆出港之時，猶聞卜卜槍聲，足見戰鬪之烈！

文昌縣城棄守後，瓊軍專當局責令責任長官帶罪圖功，限期克復，守備副司令兼瓊文督導主任楊永仁，副主任呂承文，縣長兼游擊指揮會文田，副指揮林香山等，迭次會議，計劃反攻。第一次二月廿八日，第二次三月十二

日，第三次三月廿三日，第四次三月廿七日，四次均會衝鋒至城，皆因敵援趕及，不能固守而退。

第三次二月廿三之役，記者會隨軍服務，中途截擊敵之增援兵車六輛，反攻總指揮爲楊主任永仁，臨時移司令部於高隆市，前敵指揮爲龍團長駒，臨時移指揮部於距城八里許之李山村。東路，北路由獨立隊馮白駒部擔任。南路由保安第十一團龍駒部擔任。西路由游擊隊許詩福，龍光一部擔任。四面包圍，拂曉出擊，自五時戰至午後二時，雙方酣鬥，槍林彈雨，密如鞭炮，敵困守孤城，亂發野砲二百餘響，隆隆之聲，震撼山岳，至十時許，大雨傾盆，我北路軍冒雨衝鋒，由白芒村，水霞村，進至北門，在第一公園中與敵肉搏數次，白刃相交，戰况至烈。南路軍亦由霞洞村之南端衝至太平橋泰豐威旅店，因敵埋藏地雷於梨園一帶，故未深入。馮部兵一排，經衝至范家祠敵軍部，奪獲軍用品無數，敵旗一面而退。查是役斃敵百餘名，我軍

僅有數名殉難，失蹤十餘名，溺水斃二名，失步槍二桿，駁壳一桿。記者隨軍在中途截擊敵軍隊，斃敵十一名，二名重傷，從車上跌落斃命，燬裝甲車一輛。下午四時許，我軍分別撤退返防。傍晚敵百餘名四出縱火，焚燒近郊之蛟龍山，大潭，新芽，石峽，汪洋及沿公路綫等村落民房以洩憤。火光熊熊，黑烟冲天，歷三四小時，敵竄走後，始經救熄。

自敵登陸後，除失去若干據點外，我仍佔全島百分之九十六強之地方，軍事當局爲便利指揮起見，經分別派員分區督導，作戰部隊，日日增強，蓋已動員不少民衆參加游擊矣。

瓊崖僻處海隅，交通不便，文化水準甚低，新聞事業尤爲衰落，即平時亦僅得瓊崖民國日報，瓊州日報，國光日報三家，銷數甚少。港報在島頗能獲得讀者歡迎，銷售至廣。自敵在海口登陸後，水道交通斷絕，港報既不能運銷，瓊報亦一齊停版，內外消息，驟然隔絕。守備司令部及各無線電台，

尙能與外間收發電訊。保安第××政訓主任何重民有鑒及此，乃將每日所收之新聞電及本地採訪之消息，出版『殺敵日報』，未幾，東區指揮部繼又出版『游擊播音』日報，三月上流，記者派在文昌西區服務，又主辦『抗日捷報』二日刊（因收電轉送之不便，不能出日刊），當記者臨行之際，游擊第三大隊之隨軍服務團又籌備一『抗戰情報』三日刊。戰區報紙，正如雨後春筍，紛紛發行。在淪陷區之報，統不收費，且由各宣傳隊員及士兵親帶至各市鎮鄉村散發，藉通消息，展開民運。（民國廿八年四月七日香港大公報）

海南陷落後，日艦竟而在事實上封鎖了瓊州海峽，對過往外商輪船，任意搜查，並有大批軍艦時時游弋該海峽一帶，不斷砲擊岸上。此外又時時派遣飛機，轟炸雷州半島上各城鎮。這情形當然是日本侵佔海南以前所都計劃到的。下邊的一篇雷州半島觀察記，把日佔海南後的這種情形，約略告訴了我們。

海南島日來戰事益趨激烈，日人進佔整個海南島的陰謀，已被粉碎。其所謂日軍「掃蕩隊」，在瓊島內地，業已陷於沼泥中。日自進攻海南暴露其弱點後，乃不惜威脅法屬地的安南和廣州灣，大調軍艦，密集雷州半島沿海，虛張聲勢，圖犯海康徐聞兩縣。然而雷州半島現在真面目是怎樣呢？道路傳聞，多不確實。記者為詳悉其現在實情以盡報導責任，故特地化裝穿過日艦封鎖線，在波濤險惡中，乘舟冒險沿岸視察，爰將經過情形錄下：

三月七日上午，天色陰沉，記者從赤坎出發，渡過枯竹河，踏上祖國領土。時適各鄉自衛隊舉行野戰演習，人數逾千，最可注意者，中有嬰婉六十餘名，赳赳威風，不讓鬚眉。指揮官黃團附陪同記者檢閱一週，看此逾千忠勇健兒，均精神飽滿，敵愾同仇，溢於眉宇。後大隊長李昌告訴記者稱：此輩壯士，多是農家子弟，憤日人侵略，激於愛國，紛起自動請求組織農民抗日隊，所有槍械，由各鄉自備，經四月嚴格訓練，其作戰力可與正規軍一

標。最後李隊長介紹婦女隊長何劍書女士與記者相見，何女士前在上海復旦大學肄業，「八一三」戰事爆發，棄學投軍，轉戰大江南北，九江淪陷，調來粵省內地工作。據她對記者稱：前在上海，有一次潛入江灣日軍營偵探軍情被獲，均從艱險中逃出，後集合同學三十六人，隨軍服務，輾轉經年，同伴死亡殆盡，現祇存本人及一李姓一張姓兩人而已。簡短的談話纔畢，雄壯的義勇軍進行曲聲震山谷。別了他們，車抵楊村，日機四架掠過，追蹤襲擊，從卜卜槍聲中，迫得下車趨避附近林間，仰視日機飛低僅五百尺，翼傍炸彈可見。記者一行六人，均以爲『今生已矣』！經二十分盤旋，日機隨開機關槍掃射，繼竟投一彈，隆的一聲，泥土橫飛，差幸各人俯伏，沒有受傷。日機去後，站起撲去泥塵，各人相視苦笑，檢視車廂，受槍彈四顆。繼續前進，沿途仍聽軋軋機聲，乃囑車夫開快車，疾馳而過，下午二時許抵達雷城

（海康）。

經過了兩次檢查，穿過二條城堡，踏進雄壯的雷州城了。這數百年的古城，過去是繁榮的，但月來經過日機五次轟炸，變成瘡痕處處的彈痕了。記者踏進同仁醫院，目覩斷壁殘牆，瓦礫成堆，往日雷州有名的公立醫院，在無情的日機炸彈下燬滅。據該院辦事員稱：日機轟炸前，該院仍有平民數十人留警住院，當日機盤旋空際，迅速將病人疏散，不然，此數十人必葬身於炸彈矣，這是不幸中之大幸。省立雷州中學前後門首均陷巨穴，中山圖書館，高樹巷白馬廟沿路頽瓦殘牆，彈痕觸目。時正凄風寒雨，被難的人，仍徘徊瓦礫中檢尋遺物，那一種顛沛流離的景狀，使人不忍卒覩。廣朝路，南門路，往日最爲熱鬧，可是現在人影絕跡，宛如廢墟。調花塔，西湖，公園等，沒見到一個遊客。城內商店十分之九閉戶停業，馬路上除了崗警和自衛隊外，行人寥寥無幾，一切均呈極度荒涼景象，回溯往日，大有今非昔比之感。究其原因，益增我們同仇敵愾。

在濛濛灰沉的早晨，乘腳踏車別了雷城。八時許抵南興市，沿途鄉村疏落，道途崎嶇，行程頗苦，所經鄉村爲高美，田坑等八鄉。農民在田間工作，多背負大刀或長槍，記者叩一陳姓農民，據稱：自海口失陷，海康徐聞同告緊張，我們爲保衛鄉土計，全縣成年壯丁，感受軍訓，實行以牙還牙，武裝動員抗日，田間工作之餘，負責巡視鄉土，以防敵奸混進搗亂。記者過他鄉時亦見同樣情形，深慶民衆抗日精神的偉大。持久抗戰，端賴此輩，但有一點使人喟息者，在各鄉智識份子，則多已逃避他往，致各鄉的救亡工作領導乏人。亟望一般智識的青年們，深入此等鄉村，而領導此熱血報國的農人大衆。別南興抵土地，沿途均有武裝民衆護路，建築防禦工事，充滿戰時狀態。十一時車抵烏石港。

烏石港，這深長的海港，三百餘間參差不齊的店戶，兩條狹短的街道，約居住了七百餘人（前有二千人），業漁佔十之六，其餘有二百人是從給日機

炸燬了的鹽場逃了出來的工人，尙餘那寥寥八十多名都是小販商人。街道上
是自衛隊輪迴巡守着，幾使人猜疑這不是雷州半島西岸的一個要鎮。從前月
日艦窺伺，日機轟炸下，逃的逃了，祇二十多天短促的時間，把整個熱鬧的
市場，驟然變成荒涼不堪。現在呢？除了港外日艦白色的探照燈不分晝夜威
脅外，日兵始終未敢輕動，但戰雲籠罩着。港岸上那英勇的壯丁，扼守東南
要點，決於日兵來犯時與其一拚。離開了這凋零的市鎮，出到海濱，深綠色
的流水，平坦的海岸，沿岸建築着防禦工事，記者用照遠鏡向西南角瞻視，
三艘雙烟囱的日艦，游弋港外，除此看不到一艘船艇了。太陽像血紅地漸向
西沉，我別了烏石，再踏上征途。

灰暗的夜裏，船夫攜着黯淡的提燈點着，九時離了陸村，踏上一葉小
舟。本來記者擬定從海康西道南下，轉赴雷州角及徐聞，惟此段路基破壞，
單車亦無法行駛，爲便捷計，祇得捨陸登舟。出了港口，這渺小的孤舟，與

巨浪波濤奮鬥，艱苦的沿岸前進，時夜色無光，海風浪聲相擊，成了一種慘厲的悲音。經過兩個鐘頭行程，到了雷州的俠島了。這島處於海康之西南終點，面積僅一英里有奇，因為四週水量不深，所以還沒有被日艦侵佔。這島百餘居民，均是捕魚爲活，惟不幸屢遭日艇焚掠，現在祇餘六十餘人而已。當記者泊該島時，有數艘從海外歸來的漁船，據漁民稱：雷州角停泊日砲艦二艘，驅逐艦一艘。是日下午見一外輪由東駛過，給日艦截往搜擾，深夜仍未放行。又稱各船正在捕魚之際，豈料日武裝電船兩艘，滿載兵士，熄藏燈火，偷向各船尋虐，俟迫近時，開機關槍亂行掃射，故各船工件慘遭殺害多人。言時泣不成聲。記者越過被襲擊的漁船，從黯淡燈火下，見有浴血屍體六具橫陳，腥氣撲鼻欲嘔。念此無辜同胞，又懼敵害，心坎間惹起無限痛楚！孤島中暴雨狂風，孤舟震盪，漁民懇勸上岸小憩，感情可感！隨漁夫登陸，數點疏燈，十餘籬舍結連島下，入一楊姓屋中。突來生客，午夜驚醒了

全村漁夫，齊集楊君室中詢問，主人楊劍英告以記者此行任務，彼此歡笑。他們圍着記者詢抗戰近狀，乃將最近各線戰情簡單述告。各人聞後，咸歡呼鼓舞。記者奇之，後經查探，方悉此輩向與外間隔絕消息，惟日機時飛到播散荒謬傳單，每諱敗爲勝，此輩不察，每爲所愚。日人之毒辣陰險，令人寒心！

翌晨，天色熹微，記者告別諸人。楊君說沿途日艦游弋，危險萬分，勸記者改行陸路。記者以此行無非探取日人的魑魅暴行，斷不畏勞樂逸。婉然謝絕，重上孤舟。

越過了倭島之南，波浪大作，白浪衝天，陰雨纏綿，海霧迷濛，幾不辨方向。聞南角砲聲隆隆數響，船伏面色陡白，知是日艦又發砲向岸肆虐。正待囑船伏駛靠岸邊停留觀察，不料對面突然駛來日艦一艘，視之爲「二四九」，艦身書「賀田」，記者之船與之相隔約二百餘丈，有日兵持械指嚇停

駛，船伙在武力下屈從了。隨有日兵十餘駕電船一艘，駛至搜擾，露械相迫，幸記者亦改裝船伙，詭稱是逃難平民，將日瞞過。仍沿岸向南緩緩而行，所經六里海程，除所遇搜擾記者之日艦一艘外，其餘日艦共計十一艘，均塗灰黑色，中有四煙窗六艘，其較近可目覩清晰者爲「二四五」，「二四九」，「二三三」三驅逐艦，及神父，梨美兩砲艦，另一大山丸輪運艦。這裏是日艦廣集的封鎖線，沿海時見日艦盲目地發砲向岸轟擊，當記者從遠用照遠鏡向日艦察視，發覺其中不少用商船改裝者。如「二四九」是一明證，艦上日兵行走嬉戲，隱見婦女混嬉其間。

雷州角爲徐海二縣西岸交界處，伸出西南海隅，頗佔重要，徐聞縣縣長陳桐已調集精銳自衛隊駐防，雖然日艦頻頻窺伺，但鑒於我民力悍強，現仍不敢輕犯。經過了五次與日艦相遇之驚險，七小時艱苦行程，終於抵徐聞的海珠了。海珠居瓊州海峽之北，爲徐縣西南重鎮，過去商業頗繁盛，雷州產

鹽，以此佔一要地，每年糖，鹽，生油等出口達百餘萬。自抗戰軍興，日艦日機砲擊轟炸之下，所有公營商業，多遭摧殘。海口失陷後，人心震驚，紛紛遷避，現在已成一冷落圩場了。

海安，可以稱爲雷州半島最前線了，牠與海口僅隔一帶之水。記者與陳團長由海珠抵達時，適觀數百名從海口逃出抵此的難民，他們不作順民，千辛萬苦從日人刺刀下冒險逃出。當陳團長向他們慰問時，他們都伸出飢餓瘦弱的手宣誓，不把日人趕走永不回去。海安的街道差不多行人絕跡，除了武裝自衛民衆外，什麼也不見，商店不用說，老早遷移內地去了。據陳團長稱，海安至大沙居排各港，現極安謐，沿岸軍民協力守護下，日偷進犯，祇有迎頭痛擊，然察日犯瓊島，疊爲我忠勇民衆襲殺，已深陷泥沼間，現實無兵力分犯雷州之可能。

十一日午別海安。因公路澈底破壞，車輛無法行駛，記者乃商之陳團長

假借駿馬，馳馬赴徐聞城，所經卅餘里僻道荒山，入烟稀見的崎嶇道路，均有自衛團站崗，這全是縣長的努力建樹功績。抵縣府，日機盤旋空際，各職員仍照常辦公，毫無驚慌，這點尤令人敬服。陳縣長對於自衛隊訓練，埋頭苦幹，數月以來，全縣武裝力量，增加數萬，對於抗戰前途，裨益極大，其救亡宣傳工作，亦突飛猛進，尤非海康所能及。十二晨別徐聞，馳馬北進，經下橋，英利，南渡十餘鄉村，隨處發現救亡下鄉宣傳隊，各鄉民對抗戰亦比前認識深刻。

十二日上午十一時抵海康，這彈痕處處的雷城，十一日又遭日機轟炸了。記者到公聖廟縣一小視察後，返抵南門，嗚嗚警報，繼之日機四架，發現於縣城天空。記者一行四人，乃躲避城下一民房前，誰料日機竟先在南門投一彈，隆隆一聲，響震山嶽，距離記者所在地約二十餘丈，有一碎石飛擊中記者右頰，痛極爲之暈倒。清醒後，遍身泥塵，『彈下餘生』，暗自苦

笑。下午離雷州，乘車返西營，抵步時太陽已西下了。（稿之）

（廿八年四月十六日上海大美晚報所轉載）

在日本在海南島登陸後五十日，即三月三十日，日本又宣布牠已佔領了團沙羣島，即他們所謂『新南羣島』，亦即英法所謂斯巴特列羣島。日本政府把這個侵佔專實用公文正式通知各國。

據日本外務省公布稱：『斯巴特列島，亦稱新南羣島，久屬無主之物。在一九一七年，日本已先於其他各國，開發該島，除已投若干之資本外，並已建有永久之建築物。日本政府自一九一七年起，曾屢次派艦前往該島保護日人之利益，並協助日人經營該島。該島因無政治組織，不特人民之生命財產，未能獲得適宜之保障，且不免與法國發生糾紛。日本政府有見及此，遂決定將該島隸屬於台灣總督治下。』

日本之侵佔團沙羣島，自然要惹起英法美各國之震驚，最受震驚的是法國。據巴

黎三十一日路透社電云：此間對於日本強佔斯巴特列島之突兀行動，以至低限度言之，亦爲之驚震不已。法國方面，認爲此島與實爲法國所有，實際亦爲法國所佔領，關於此事之通告，法政府前會照會各國。法國在此地之所有權，前日本會向法國提出爭議，在商議途中，日本今忽然提出自動佔領之照會，其態度備極傲慢。惟法日當不至因此而構成戰禍，其將來之命運，仍將以和平的條約決定云云。

接着法國即向日本提出抗議，謂該羣島已於一九三三年爲法國所佔領，當時即通知各國（日本在內），各國未表示反對云。但日本對此抗議，則加以拒絕。

又據華威頓二日電云：美國地理學會對日本佔據斯巴特列島，認爲『可使日本距離英國新加坡新軍港僅七百英里，飛機則不足四小時，便可飛達。』尤可注意者，該島距法屬安南及英屬婆羅洲僅一點半鐘之飛機航程。該會又謂，該島本無商業重要性，惟離該島不遠之處，海水甚深，能泊巨艦云。

又紐約時報社論稱：『六年前法國已認識斯巴特列島對其屬地安南之重要性。法

國在此荒島上懸掛國旗，業已多時，向無人反對，而最近日本竟佔據之。斯巴特列島在軍事上之地位，比之版圖問題，尤覺重要，蓋此島位于香港，馬尼拉，新加坡之間，僅須數小時之飛航，便可抵達。際此歐洲各國多事之秋，日本遽然攫之，意義實至為重大也。」

又據馬尼拉三日美聯社電云：日本在海南登陸後，繼又佔斯巴特列島，此間軍政界對之，甚感關懷，認為此事在軍事上對於菲律賓所關至要。當局現正密切注意英法對於日本佔據斯巴特列島之反響，並希望各國早日決定亞洲政策。馬尼拉公報稱：「日本之佔據斯巴特列島，對於侵華戰事毫無關係，且此島在商業上亦無其重要性，日本之目的，在以此島為中心根據地，俾將廣大區域劃入其勢力範圍。日本此舉，對法係一當頭打擊，對菲係一有加無已之威脅。」

無疑問的，日本佔了團沙羣島以後，已在上面進行軍事建設了。雖然日本軍部聲明無以該島作軍事根據地之意，然此種聲明馬上即被日本人自所駁倒了。四月十九

日東京朝日新聞說：日本合併『新南羣島』，乃使日本可在婆羅洲及法屬安南間，擴
展其國防網絡云。

第六章 日侵海南之國際反響

上述所述各國對於日本侵佔圖沙羣島之反響，只是一種餘波，而其主要的反響，則是各國對於日侵海南之反響。海南島的軍略地位太重要了，因而海南被侵的消息傳佈以後，英美法各國都感到極大的震驚。

日本久想佔領海南島，但因顧忌別國之干涉，所以遲遲不敢動手，去年至今年初之所以屢佔瀾洲島而又屢放棄之者，就因為牠對於佔領海南還猶豫得很。當決定於二月十日實行侵佔時，牠也知道這個行動很有關係，弄得不好，就要惹出大亂子，因而非常慎重。在十日，日本的某些軍艦會滿佈在瓊州海峽一帶，脫去砲衣，預備應付法國兵艦之萬一來攻；十日以前會將要侵佔海南之事預先通知德意，以便萬一惹起意外時，德意好起來幫助。以後數日間，日機多架不斷在瀾洲島西南方盤旋，偵察東京灣

法國艦隊行動。再則，日本知道這個行動是違反一九〇七年的法日條約的，因之日本外務省於日軍佔海南之當天，就自動宣佈說：日本在海南島採取的軍事行動，並不違反法日條約，該約簽訂的目的在杜防中國的內亂，但現在環境已與往昔大不相同了，故日本不能再處處受該項條約之束縛。目前的問題，不在杜防中國內亂，而在佔領中國一個重要的軍事根據地，消滅該處之中國軍隊，以制止軍火由雲南輸入云云。

但日佔海南島對於法屬安南是一種事實的威脅，這種威脅決不是日本的空口聲明所能消滅的，因而法國政府即令其駐日大使提出抗議的牒文。法大使於訪晤日本外務當局後，外務省發表公報云：『法國大使今晨訪晤外相，要求說明佔領海南島之目的及期限，有田外相當即保證謂，海南島之佔領僅爲軍事原因，便於使對華南的封鎖更趨有效；至於佔領期限，當以不超過軍事上之需要爲限度，日本佔領海南島並非出於領土之野心。』這個公報所說的原因與期限，當然是一片謊言，誰也不會相信的，但據巴黎的十三日路透社電說：『日本有田外相答覆所稱日本對海南島並無領土野心一

飾，認爲滿意！」事實上法國受制於歐洲國際間的糾紛，即不滿意也是不備用武力的。

接着，英國政府也對日本提出了抗議的牒文。按一九三八年六月，英國當局曾宣布：「日本若果佔據海南島，則英法即認爲是故意引起不愉快的糾紛之行爲，英法兩國爲適應時局需要計，即當互相援助，毫無疑義。」英國隨着法國之後而提出牒文，是履行這個諾言的。日本對英國牒文的回答，與對法國之回答完全相同，於是英國也「滿意」了！

至於美國方面，則推諉說，海南島是中國的領土，不便干涉。於是便一句抗議也沒有。

這樣，日本侵佔海南島之冒險暴行，竟未惹起國際的干涉。

但是日本政府對英法牒文的答覆，馬上便被事實所推翻了。二月十六日海通社東京電云：「據此間報載，日本海軍省昨晚報告，決定將最近佔領之海南島改爲海軍及

空軍根據地，將該島南海岸之榆林港改爲海軍港，以保障日本與南海各島間之交通。該港外港可以容萬噸兵艦拋錨，內港則可供三千噸戰艦停泊之用。北海岸某地將建立大飛機場，以作空襲華南之根據地。按日前日本外相有田接見英法大使之時，曾保證佔領海南島並無軍事企圖。該社同日東京電又云：「關於日本外務省向英法兩大使所保證佔領海南島並無領土企圖一事，東京最有勢力之「朝日新聞」特發專文，猛烈抨擊外務省。該報中稱，自中日戰事開始以來，外務省會兩次三番以此種官式保證，掩飾日本領土企圖，其實此種保證，完全多餘。」這是日本帝國主義者自己也竟認爲日本外務省之保證，完全是廢話了！

各國的報紙雜誌與個人，對於日侵海南不僅表示了震驚，而且表示了憤怒，有的且把日本的用意及這事件的前途，很明顯正確地指了出來。自然，這些報紙雜誌的言論，也部分地顯露了其本國政府對此事件的態度。

二月十日美聯社重慶電云：「中外觀察家均以爲日軍在海南島登陸，爲一種軍事上之策略，其主要目的，在於對付在華南海面有權益之歐美國家，並非用以對付中國者。自廣州失陷之後，海南島在中國之防務上，已失其重要性。日軍在海南島登陸之真目的，乃欲使法國海軍根據地廣州灣及安南沿海防務陷於孤立之地位，蓋法國向來利用海南島及安南半島間之海峽爲捷徑也。日方並欲以海南島爲根據地，使安南全部處於日本海空軍威脅之下，使法國在廣州灣之防務，全成廢物。此外，日本並欲切斷新加坡與香港間之海空交通，蓋日方控制海南島及西沙羣島之後，已將香港及新加坡間之交通遮斷也。日軍佔據海南島後，亦可自台灣及海南島以其空軍威脅菲律賓，並利用台灣及海南島爲海軍根據地，以便自西北兩路進攻馬尼刺。是以日軍在海南島登陸，乃對華南海面之法英美三國大施進攻，並非對付中國者。日軍即使將海南島全部佔領，在目下對於中國之軍事方面，實無關緊要。日軍在海南島登陸，將使日本成爲中國南海之盟主。」又十五日該社重慶電云：「今日據可靠之美國政治觀察家告美聯

社記者稱：如歐洲發生戰爭，日本將利用海南島以取漁翁之利。蓋以歐洲一旦有事，日本以海南島爲根據地而奪取香港，殊爲易事，一猶彼於一九一五年之佔據青島也。依照戰術上觀之，日本必須先奪取香港，然後始可在華南海面附近有所行動；自軍事上言之，香港之防務殊欠充實。日本將於英法兩國政府全力注視歐洲而無餘力防衛其遠東屬地時，迅速奪取香港，然後與暹羅合作，進攻安南，圖佔據河內至昆明間之鐵路。又謂日本非於完全控制香港後，不致進攻馬尼刺云云。』又十四日美聯社馬尼刺電云：『據新加坡方面傳來之消息稱，日本佔領海南島之動機，純在將該島作強有力之潛艇根據地。該島地位適中，在戰略上可以西擊新加坡與安南，東擊菲律賓；商業上可以控制歐美各國對遠東之商道。總之，日本佔據此島，已予菲律賓之獨立希望以重大之打擊，同時香港之戰略地位亦因是而消失，法國在安南方面，雖努力於軍港之建築，亦已遭受嚴重之威脅云云。』

以上各論，已把日本佔據海南的軍事意義，無遺漏地揭明出來了。

香港英文南華早報及士蔑西報，對日軍在海南島登陸事件，著論抨擊，兼涉及英法兩國之態度，頗足表示香港的英國人的意見。爰爲譯之於次：

南華早報說：『日本在海南島登陸，自係經過長久籌備之結果，最堪注意者，厥爲：日本何以要選定在海南登陸？據日方所揚言，係欲截斷中國軍火之路線，及強令中國停戰。但日方此說，顯不可靠，蓋在大陸登岸，對上開目的，尤易達到也。海南多山，易爲游擊盤據，日本不特難於佔據全島，且須耗費大量兵力。日本佔據海南島之理由，遂有以下之推論：（一）日本欲以海南爲臨時根據地，俾便將來進攻北海。但日本欲佔北海，何必如此迂迴。（二）欲期造成若干戰果，以安慰日本之民衆。（三）利用法國對西班牙正極焦慮的時候，在東方造成事件，俾作反共協定國家之應援。（四）日本擬於最近對外人商業作進一步之排擊，故造成海南事件，以試探英法兩國之態度。（五）日本表明對於戰爭已經厭倦，故在沿海取一部份彼認爲可以保持的土地。』

『就中國來說，海南登陸，對中國實毫無影響。蓋海南非中國軍事必爭之地，中

國早已將之放棄，故海南登陸，與其謂爲對中國之壓迫，無甯謂爲對外國之壓迫。香港是第一個受影響的，香港之肉類，大部份靠海南島供給，雖然，海南之價值，自不僅係供給肉類而已。海南爲太平洋南面之軍事要區，日本佔據海南之後，香港之海路受控制，新加坡及暹羅受威脅，隨而法屬之安南亦有被封鎖之虞。數月前，法國進佔西沙羣島，卽是向日本聲明法國重視海南島之意。今次日本進佔海南島，倘他國不起而干涉，必將引起世界之不安。

『除非英國之外交政策壞到無可救藥，否則英國對於海南島之被佔，斷難處以鎮靜的態度。日本對於法國，簡直是直接挑戰。』

『茲先檢討法國與海南島之關係：查一八八五年，中國承認法國在安南之宗主權；一八九七年，中國與法國簽訂關於海南島之協約，由中國承允海南島永不割讓於他國。一八九九年，法國租借廣州灣，並請中國承允附近海南之一切土地均不割讓於他國。一九〇六年，日本謀與法國妥協，一九〇七年，法日簽訂協約，互相尊重中國

之獨立與完整，並維持既成狀態。

『日本在海南登陸，自係違背一九〇七年之法日協約，但日本卻狡辯謂：中國在海南之勢力，實足以妨害法屬之安全；又謂，時勢變易，一九〇七年之協約，已不適用。日本無論如何狡辯，事實上日本以軍隊佔據海南，其居心已不問可知。』

『日本常謂中國假道法屬運輸軍火，但法國却不斷加以否認。此種否認，頗覺多事。蓋中日既未宣戰，法國自可以軍火供給中立國，即日本本身亦可向法國購買軍火也。有人謂法國此種否認，係一種外交之手腕，蓋日本欲以此爲藉口，另有企圖，法國看穿其伎倆，故力加否認，俾日本無藉口之餘地也。』

『法國現已向日本提出抗議，同時又派艦到海南島監視。另一消息，謂法國甚爲鎮靜，顯不可信。法國第二步驟，即係研究日本之真心何在。東京方面消息，謂日本之真心，在求全部封鎖中國，此事自難得到世界之贊同。法國對於東方，迄今顯未決定步驟，遲日法國將如何同時應付西班牙及日本，我輩正應注意耳。英法之團結，』

張伯倫業經加以保證，巴黎方面，認爲張氏之保證係對東方而發。英法團結，是否可靠，今日已遇到試驗的場合，將來反共協定諸國，仍將不斷向英法挑戰，故今日法國之稍持觀望態度，或係由於自動，或係受他國之指使也。」

士農西報說：『日本在海南島登陸，焦慮者固不止法國一國，惟受害最先者厥爲法國。日本如在海南島兩個海港中任擇一個，設置潛水艇根據地，則戰時自可以切斷法屬安南之交通。試閱地圖，便知海南島地位之重要，海南島不止可以控制華南，且可以控制馬來羣島及菲律賓。日本之空軍如以海南島爲根據地，便可以派出飛機不斷的轟炸新加坡之重要軍港；日艦潛水艇如以海南爲根據地，可以控制新加坡東面航線及香港之航線。菲律賓亦將受日本飛機不斷的轟炸，海南島與馬尼拉之距離，最近之點，約相去五百英里。海南爲中國沿海最大之島嶼，其面積比之台灣爲尤大，法屬安南，土地肥沃，面積達法國之半，法國自然不予輕視。昨年日本擬在海南登陸時，法國立刻將大幫軍隊飛機艦隊開赴安南，其原因在此。』

「日本正如其其他極權國家一樣，找到適當之時機，方在海南登陸。法國現正以全力應付西班牙，國民軍之軍隊，集中法國邊境之上，而西班牙之難民，又越境走入法國國內，其數達二十五萬人之衆，法國目前實難兼顧東方。故在西班牙事件未能解決以前，無論法國或英國，均難移其注意力於海南島。」

「日本又造成一新的「既成狀態」了！」

下列倫敦日報的評論兩則，可代表英國的保守派與自由派的一般態度。

每日郵電報對日軍在海南島登陸事，於二月十四日加以評論：「就英法兩國觀之，日軍此舉，確爲外交部次官白特勒前於去歲六月間在下議院所謂「足以引起不愉快的糾紛」之事件，至其可能之惡影響，白特勒次官言之尙屬過輕耳。……抑尤有進者，法國原已在地中海方面感受壓力，茲又在遠東方面遭遇橫逆，意者反共協定各簽字國，早有默契，茲乃互相呼應歟？情勢若斯，各民治國豈宜全神貫注於西方，而置太平洋方面之風波於不問不聞！卽就美國言之，彼所感受之影響，實不亞於歐洲各友

邦，且亦彰彰明甚。至於英國，吾人現有兩大自治領（係指加拿大與澳洲聯邦而言）與許多屬地，胥賴太平洋交通線爲命脈，此與英倫三島端賴北海地中海紅海之航運以維護其生存，初無二致」云。

同日約克廈郵報（夙以前外相艾登機關見稱）亦加以評論：「日軍突然出此舉動，察其意義殆有數端，其直接之影響，乃在威魯英法兩國之利益。而此事之發生，又與歐洲局勢之緊張同時開展，是尤足證明其與反共協定其他兩簽字國之敲詐計劃，實相呼應。美國方面一部份人士謂，日軍佔領海南島，卽所以答覆美國之在關島設防，以及在太平洋各屬島建立海軍空軍根據地之計劃。如是觀察，亦自不爲無因。此外，日本獲有歐洲各全能國之鼓勵，因利乘便，竟對於美國在太平洋方面所保有之利益加以威脅，是足使美國輿情，對於歐洲各全能國愈深惡痛絕」云云。

下列巴黎消息一則，表示法國政府於震驚之餘，不得不特示緩和，以期暫時不爲此事引起遠東之糾紛。法國無論在歐洲與在亞洲，都必須聯合英國一致行動；在英國

無暇解決遠東問題時，法國亦不得不坐看日本把海南島武裝成軍事根據地。然而竟說：日本侵佔海南之行動，並不違反法國利權，則未免欺得太無骨頭了。這本是帝國主義者的本色，他們是只知道有利益，不知有正義的。

美聯社二月十日巴黎電云：『法國政府對於日軍佔領海南島事，暫時保持隱忍態度。官方表示，政府行將循外交捷徑，或與英國政府商議後，始對日本此次行動提出抗議。然據官方所獲得之印象，法國目前似乎不致以此釀成一種事件。法方官員稱，日本之行動，無論根據一八九七年之中法協定，或一九〇七年之法日協定，均未違反法國在該島之利權，然對於日本最近向英法兩國所為諾言，則根本違背矣。雖然日軍於佔領海南島以後，足以威脅法國屬地，但法國政府現正等待日本透露其對於該島之真正用心。法國顯然不反對日本暫時佔領該島，惟中國恢復和平時，即須撤退在該島之日軍。』

但法國的這種態度，並非消極。二月十三日法蘭西行動報（右派報紙）評論日軍佔

領海南島事，主張英法務應密切合作以謀應付。略謂：『法國已要求日本說明此舉之理由，性質，與期間，但日本所可提出之說明，究有多大價值，吾人已深知之。蓋日本心目中祇有所謂天然的願望必須滿足，至於條約諾言，均可置諸不問。因此日本所可提出之答覆，或則措詞橫暴，或則延宕爲事，然其根本意義，決不有所變更。日本佔領海南島之舉，無異對英法之一種警告，力求覓取英法兩國之弱點，以便乘虛而入。然則英法在此種情形之下，除團結一致，協力應付外，已別無良策。』

美國方面的態度，由二月十日紐約時報的評論，可以看出個大概來：『日本自以軍事行動希圖征服中國以來，其蔑視西方各民主國輿論，莫甚於此次之圖佔海南島。此事對於英法荷蘭三國，均有重大意義，固矣；即以美國而論，吾人對於菲律賓羣島，若一日感覺關切，則對於日本此舉，亦即一日不容漠視。時至此際，日本業已橫斷英屬新加坡與香港島之海上交通線，海南島被佔的性質之嚴重，影響之廣大，雖較環宇其他各要害地方，亦不多觀。日本擴展政策，在目下係以海南島爲最南之點，而

該島被佔之意義，較之所謂「軍事上的需要」與所謂削弱中國云云，更較遠大。蓋征服亞洲與征服歐洲原屬一個問題，又可於此獲一明證矣。」

至於柏林與羅馬各報的評論，除過一致對日本軍閥的侵略行爲喝采以外，又乘機對於英法表示恫嚇，這就是希特勒與莫索里尼的「輿論」！

英法兩國當然很知道日本之佔據海南，決非「暫時的」。二月十六日哈瓦斯社的倫敦電訊道：「關於海南島問題，日本各報會猛烈攻訐英法兩國，朝日新聞並指責田外相不應向英法兩國大使發出聲明謂無領土野心。英法政界人士頃加以評論云：日本佔據海南島之舉，並非暫時性質，有如有田外相所稱；其用意實欲威脅英法兩國在遠東所保有之利益，並爲義國所加諸法國之威脅作聲援，此可於日本各報論調獲一明證。德義日三角同盟所行政策，確有令人悲觀之處，於此可見。至英國官場人士對於田外相所提供之保證，原以懷疑態度處之，故對於日本各報所持論調，並不引以爲異，亦未加以評論。消息靈通人士則謂，日本真正態度如何，茲已昭然若揭，自應

密切加以注視云。」

法國在海南島問題上之所以對日本讓步，一方面因為歐洲多事，須與英國合力應付，另一方面則由於安南防務之空虛。所以海南島被佔後，與西太平洋局勢有關各國都注意於增加遠東的防務，而以法國為最努力，最積極。

三月三日，法國殖民部長芒特爾出席參議院的殖民委員會，就日軍佔據海南島一事所引起之局勢，提出詳細的報告，略謂：安南因與法國本部距離過遠，故已在該處建立軍備工廠，並將全境迅速工業化。恐一旦與日本發生衝突，日本友邦暹羅之二百架飛機，將有來襲之危險，故為保衛安南計，已設立飛機工廠（目下製造數量每年為軍用飛機一百五十架，引擎四百具），並已着手籌組土著之工程隊。同時安南軍隊，亦將自一八、〇〇〇人增至三八、〇〇〇人云。

又三月五日，路透社西貢電云：「據可恃消息，法屬安南總督一職，此後將以軍人担任之，其最有望者為前任安南陸軍總司令布赫勒將軍。據此間人士之意見，總督

一席不用文官而用軍人，可使現所注重之防務計劃，得早完成。安南政府所擬之防務計劃，包括：（一）訓練安南新軍二萬人；（二）改善沿中國邊界之防務；（三）謀使海陸空軍隊之更密切合作。近數星期中，有新轟炸機若干架來自法國，以增強此間空軍實力。衆料安南軍艦當可大增，因法國刻正進行積極造艦之程序也。日本之佔領海南，已喚起法屬安南之注意，惟此間人士仍甚鎮靜，蓋以暫時可無慮也。安南政府與新加坡雙方維持極密切接洽之種種徵象，極爲人所歡迎。而英屬海峽殖民地長官湯姆斯近日之來游此邦，亦衆所認爲甚有意義之一事。英國駐華艦隊司令諾白爾近亦乘艦來游西貢，備受歡迎。諾氏會視察距西貢北二百二十餘公里之康蘭灣。』

日本自侵佔海南島，對於安南軍備情形也加注意。故安南增建防務情形，多由日本人先爲傳播。據三月十二日日本東京各報所載：法當局已開始在康蘭海灣興築大規模防禦工事，大約將成爲新加坡第一。據日人所知：一九〇五年俄羅斯波羅的海艦隊，在日本海決戰前，曾泊於該海灣內；自法國會通過折合日金三〇、〇〇〇、〇〇

○元之安南防務預算後，法政府即將對於康蘭灣四周之區域，施用土地收用條例，並除法軍艦及經特許之各艦外，禁止一切船隻駛入云云。又同盟社三月廿六日消息：日軍佔領海南島後，法國當局加強安南防備，建設康蘭灣之海軍根據地。據聞最近法當局又決在廣州灣設置強力海軍根據地，在東海島及碓洲島設砲台，及防空設施，又在雷州半島東岸之西營，赤坎兩地，建造飛機場云云。

又據美聯社二月十五日倫敦電：「法國會向英國建議，關於調整英法兩國在遠東及地中海方面之防禦計劃，應即舉行談話。據此間外交界方面認爲此項建議，爲日本佔領海南島後之直接反響，因海南島被佔，足以威脅法屬安南，而義大利又向法國提出要求，實足以使歐洲墮入另一危機之傾向。法國官方，顯係聞日本已在海南島設防報告，始有此種舉動，兼之日本未能向法國保證，早日撤退在該島日軍一事，更增強法國與英合作防衛遠東之決心。若英法兩國此次談判告成，則或有邀請美國加入合作之可能。消息靈通方面相信，英法兩國實行聯合保衛遠東及地中海，實屬毫

無疑義。」這是法國除過單獨增加安南廣州灣防務外，又邀英國計劃在遠東的共同防務了。

說到香港，自從中日戰事爆發以來，英國在遠東的勢力，日受威脅。香港本是英國在遠東的前哨，故其重要性亦更形顯著。尤其在日人佔領海南島以後，以香港的地位恰處於台灣與海南島之間，對外交通時有被截斷的危險，是以英政府對於香港軍事準備，也愈形積極。實際上此種準備也就是英國對日人南侵的一種答覆。

說起英政府在香港的軍事準備，在一九二三年時候早已着手。例如對於全島軍事工程，早就有一個具體的計劃。自前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此種計劃更加緊進行。單就一九二八年度香港的防務經費一項，就超過原定的費用一百二十一萬五千〇六十五鎊，而香港去年度的實支軍費亦較原定數額超過九十二萬九千二百十九鎊。上項超出之數字，還只限於駐港陸軍軍費，其他駐華艦隊及空軍等軍費並未列入。香港陸軍軍費數額，在一九二七—二八年度，總數為一百五十五萬一千五百〇八鎊，每年香港政

府當局所能負擔者爲數僅二十四萬六千四百四十三鎊，其餘透支之數目全由英國本部負擔。單就這筆費用來看，就可知英當局早已下決心欲武裝這個小小的香港了。

目前香港的軍備情形，可分二部分來說：一是防禦設備，是屬於消極方面的準備；二是擴軍，是屬於積極方面的準備。

關於防禦工程的準備，最大的建築卽爲砲台。在香港方面的砲台共有四座，卽：（一）鯉魚門砲台，（二）摩天嶺砲台，（三）赤柱砲台，（四）昂船洲砲台。此四處砲台皆分布於島四周的險要地位，其中尤以赤柱的砲台所處的地位最險要。如有敵人來犯，照地理的形勢看，大概有從此處登陸的可能，故建築方面亦分外堅固與講究，而砲身之大，亦爲諸砲台之冠，全部工程於去年八月間業已完成。又摩天嶺砲台亦於最近數月才完成，該處計有砲位四個，隱藏山內，在外面並不能看出砲的所在。此外鯉魚門的砲台建築工程，亦屬最新式的。以上三砲台，因新近加工建築，共費港幣五百萬元之鉅。至於昂船洲砲台，近日正在撥款趕建中。又聞在赤柱與鯉魚門兩處砲台之比

鄰，已築有大規模之防空地窖，建築工程，共費二月，聞必要時每處可容約一萬人。在香港的對海九龍，原先在九龍灣（鯉魚門對海）本設有砲台二座，最近又重新加以改造，去年六月時已全部完成，砲身爲英國新近所製造的，聞射程可以遠達十里外。至於香港口外各小島上，亦建有外圍小砲台三四座，其用意是在防止敵人追近香港島上而設。

除砲台而外，在香港全島的四周，並設有高射砲。高射砲的布陣方法，是以香港上空劃成方格，某方格由某處高射砲專負其警備職務，業已劃分清楚。香港地方既小，所佔天空亦有限，故萬一有敵機闖入襲擊，四處高射砲協力合作，是極易命中的。敵機想在香港隨意轟炸，這在事實上恐怕是不可能的。

關於防空設備方面，英國政府在不久以前曾特別發表一「香港海軍防務法令」，並特派防空總監史提路伯堅史來港專負其責。現具體計劃分：（一）灌輸市民以防空防事的常識與準備；（二）在香港維多利亞城附近，再建築一個可容納萬人的大防空壕；

(三)在其他適當地點建築三四百個小型的防空壕；(四)凡新建之屋宇，一律添設避彈室，在山頂之屋旁再加掘防空壕；(五)積極疏散人口，現指定香港之中環灣仔與西營盤，以及九龍之油麻地旺角等人口稠密處，先設法疏散；(六)儲積糧食，聞現在全港之糧食僅夠一年之用。至於防空壕現已築成者，在香港方面有一個可以容納萬人的大型防空壕，在九龍某處亦築有多處之簡易防空壕，並聞在九龍城附近亦建有五六處。據說此項防空壕的建築費，業已化去五六萬元港幣。

香港防空處當局，最近會徵求保衛香港的防空指導員六千人，其中包括婦女二千人，擬施以相當訓練，於必要時，以便分配防空指導工作。至於防空演習，在去年十月及十二月間，曾演習過數次，今年三月八日在香港九龍兩處會舉行防空防毒的展覽會，三月十日又試行毒氣演習。一時參觀者極形踴躍云。

以上所說全為防禦方面的情形。現再檢討香港的日趨積極化的軍備狀況。香港的軍備，陸軍常備隊有一萬名，其中包括印度砲兵一營，其最高司令官為巴杜苗氏。海

軍常來香港者計航空母艦二艘，驅逐艦，戰鬥艦，巡洋艦等十二艘，又最近派來潛水艇八艘。此外海軍在香港有一船塢，是專門修理各種兵艦的。另有民用船塢兩處，在必要時亦可撥爲軍用。又海軍有軍火廠一所，規模相當宏大，可以製造步槍，子彈，砲彈，炸彈等軍火，現在正在加緊製造中。關於空軍方面，香港有水上飛機四十架，陸上飛機三大隊共百餘架。空軍的機場地點在九龍新界錦田，範圍頗大，可停飛機百餘架，一切防禦工程，亦極完備堅固。其他尚有秘密的機場在某地，規模較小，利用山地的形勢，建築非常精密，不易爲外人發見。該處並有修理廠所，由專家負責修理各種飛機。

最後說到香港的後備軍。香港的後備軍，又名爲義勇軍。英政府規定，凡在香港之英國男子，在必要時皆爲當然的後備軍，萬一戰事爆發，預計可以徵集三四萬人。其組織方面分步兵團，機關槍團，砲兵團，高射團，工兵團，及機器腳踏車團等。現在陸軍當局新成立一華人義勇隊，有百餘人，專習機關槍。其他關於警察方面，亦成

立後備的警察隊，現已有千餘人，全屬華人，內多屬智識份子，已經過嚴格的軍事訓練。聞其作戰能力可與正式軍隊相比。

總之，香港海陸空軍的大本營，並不在香港而是在新加坡，並且除正式駐軍外，都是流動性的。因新加坡到香港飛行時間僅七小時，航行時間僅二日，故有必要時，香港的軍隊是隨時可以增加的。至於說到目前香港軍備的實力，其中以海軍的力量為最雄厚，陸軍次之。空軍的力量目前雖然未能說是十分雄厚，但防空的設備已有相當的鞏固。日軍如想冒險進犯，非有重大代價，決不能輕易達到目的。

美國方面，文生氏的建築海軍根據地案，四月十八日在參議院最後通過。此案之提出雖在海南被侵之前，然其通過係受海南被侵，尤其是圖沙被侵之影響，則是很顯然的。如二月十日海南被侵消息傳至華盛頓後，美聯社報告道：「據美國政府方面今日表示：日本若將海南島永久加以佔領，且在該島布置海空軍之根據地，則必將使西太平洋之軍略地位完全改觀。故美國至此，勢將被迫而加強其在太平洋之防禦力量；

其中關島則將立即武裝起來」云云。

文生氏案中規定建立海軍根據地十六處，其中九處在太平洋方面。十六處經費為六千六百八十萬美金，唯關島設防費一千五百萬美金，並未包括在內。聞關島海港之開發，決歸河海港口案中一併辦理。太平洋各根據地之建築費，依照本案規定，其數如下：

威克島	二、〇〇〇、〇〇〇美金
中途島	五、三五一、〇〇〇美金
莊士頓島	二、八八四、〇〇〇美金
巴米拉島	一、一一〇、〇〇〇美金
柯底亞克島	八、七四一、〇〇〇美金
雪脫卡島（阿拉斯加）	二、八八四、〇〇〇美金
珍珠港	二、八二二、〇〇〇美金

舌尖島

一、五〇〇、〇〇〇美金

凱尼亞島

五、八〇〇、〇〇〇美金

這幾個根據地，一經建設之後，陣線雖已超過夏威夷之外三千英里，但自大體而論，仍在阿拉斯加夏威夷與巴拿馬之三角陣線之內。

最使日本軍閥感到不安的，是四月十六日美國海軍部突下令，令其在大西洋方面加勒比安海演習之艦隊大部份，添足燃料駛往太平洋，其本月二十日之大操及紐約博覽會開幕儀式之參加，均行放棄。據傳美艦駛太平洋之主因，係國際時局一旦發生劇變，日本為策應德義行動起見，定將威脅菲律賓安全，及美國與亞洲南部橡膠與錫出產地之交通。美國參議員金威廉氏稱此舉係對日本而發。華盛頓郵報稱，此舉係日本佔領圖沙羣島後之合理結果。華盛頓星報亦稱，此舉係告日本以美國在太平洋方面仍目不暇瞬，時加戒備，且使英法在遠東之顧慮得以減除。美國軍事家稱此舉係使日本知難而退，不致利用歐局之緊張以更事侵略。倫敦輿論界亦謂，此舉可釋英國保護

新加坡香港英僑之重責，并使英國海軍力量可集中於英國附近海洋。

然而日本海軍省對於美國此種警告，尙故示鎮靜，對外國記者表示說，「日本對美國艦隊調往太平洋一事，並不關心。此舉僅係該艦隊返至其原來之根據地而已。」但該海軍發言人却並未提及該艦隊之離大西洋日期，竟較原來計劃者早二月一點。該發言人又稱，日本無意利用其新近佔據之新南羣島爲防禦之根據地，該島在戰略上並無任何價值，此所以列強以前並未將該島予以發展也。這顯然是對着美國而故作解釋的。

下邊的一篇報告，把海南被侵後南洋羣島的各政府當局及人民的震動情形告訴我，們了個大概。至於團沙被侵後，震動情形必更厲害，是可想而知的。

日本進攻海南島的砲聲，不但引起了我們海內外同胞的注意，同時也使南洋羣島中英荷法美各屬居民起了莫大的驚愕。因爲這不僅是日本對中國的

軍事行動，而且是日本威脅南洋羣島的初步。一般人相信，日本一定將海南島改爲潛水艇根據地，進而迫攻安南，菲律賓，新加坡和荷屬東印度。嚴重的事實，使他們起了高度的警惕。所以，英，荷，菲各屬政府的官報，都發表評論，促官民一致注意防衛。

日本的進侵南洋，誰也知道，是要以新加坡爲最大的目的地。因爲新加坡是南洋的中心，歐亞交通的門戶，而且英國在這裏建築了大軍港，是軍事主力的所在。因此，南洋的防衛工作，新加坡也就佔了領導的地位。近半個月以來，南洋各屬的軍事準備，一天緊張一天，尤其是處於領導地位的新加坡。

究竟今日南洋備戰的情形怎麼樣？這，不消說，是關心時事的人們所熱烈注意的。記者寫這篇通訊的目的，就在於報導一些近事，給研究時事的參考。

照事實講，英國當局的注意馬來亞防務（新加坡是馬來亞的最大商埠），遠在幾年以前。這只要看軍港的建立和飛機場的廣闊，便可以明白。日本侵略我國以後，馬來亞的防務，也就加緊起來。空軍，陸軍，義勇軍，局部的演習，幾乎是無日無之。到了日本侵華南，又再加緊一步，特別是最近兩個月之間。從當地報紙上可以看到的，是當局積極防禦工程的建設。馬來亞是一個半島，其形如指，東連太平洋，西接印度洋，新加坡便在南端。馬來亞的防禦工程，除了東海岸因為港淺，太平洋風浪大，外輪不易停泊，工程略為簡單，西海岸港水極深，能夠容納大船隻，所以北端的檳城和南端的柔佛新加坡，都有很好的佈置。上月裏，新加坡會由英運到世界最大的防空收音機，檳城也運到大批高射砲，不久便可裝在將告竣工的高射砲台上面。而馬來亞中部的聯邦，所有義勇軍的器械，一概改換為最新式的，和空軍當局將聯邦首治吉隆坡飛機場擴大，成為馬來亞航空中心站，却是最近的事。

爲了要檢閱實力，英國當局還定三月十六日起在新加坡舉行海陸空軍大演習。規模之大，允稱空前，特別是海軍方面。據官方宣佈：屆時將有廿五艘戰艦參加，其中包括旗艦肯特號，航空母艦飛鷹號，潛水母艦勿威號和毀滅艦，巡洋艦，潛水艇等。這些是駐中國，香港，東印度各地的艦隊，將由英駐東印度艦隊總司令森維路，英駐華艦隊總司令諾白爾指揮進行。現在，駐東印度艦隊，一部份已先駛到，駐華艦隊也將於三月十七日駛抵新加坡。

陸空軍方面，也在積極準備。二月十六日並訓練防空。新近成立的馬來亞防空部長，特在本月二十三日先作燈火管制演習。本來，燈火管制在去年曾經舉行一次，因爲那僅是限於新加坡市區東海岸西人及高等華人住宅區，不是全部的，所以正式的演習，這一次算是第一次。當局因鑒於去年局部演習無嚴密組織，結果失敗，這一次特別審慎，事前先由英文華文兩種日報上鼓吹，防空部長特請居民鑑及中國西班牙的慘被轟炸情形，與當局一致合

作。故市民此次幾乎完全明瞭。演習的時間是二十三日下午六時至八時及清晨二時半至六時半。時間一屆，偵探局的無線電追捕車，便出動以防意外。武裝密探更按戶諭示居民熄燈。七時十分，防空部長東克氏偕空軍人員分乘魚雷轟炸機巡察領空。市中居民果然均熄燈，遊藝場停止營業，商店一概閉門，一時成黑暗世界。演習完畢，防空部長對記者發表談話，批評演習成績，據說成績極為美滿，彼並感謝佔全市五十餘萬人口的百分之八十的華僑一致合作。下一次（二月十六日）實行防空訓練時，將用中英印巫各文字宣傳，求其更為美滿。

還有，這已是日本佔海南島以後的事了。馬來亞陸軍總司令卓比少將，曾在廣播台演說，鼓勵青年參加義軍。本月十六日起，新加坡首先舉辦歐人力力登記，準備分別編配，防空部長請市民加入防空訓練，擔負戰時的工作。檳城將繼新加坡之後，組織海軍後備隊。而空軍後備隊的組織，當局也

正在考慮中。英國空軍訓練，已准許馬來亞青年參加，也是新近才宣佈的事。這種種，都是英國在馬來亞佈防情形。自然，緊張的程度，是前此所未聞未見的。

然而，只單單馬來亞佈防，那是不夠的。要抵禦日本的侵略，還需要跟荷印，暹羅，安南，菲律賓互相聯絡。英國和荷印的合作，過去已有很好的表現，這方面可以過得去，而暹，越，菲，則尚未進行。因此，馬來亞欽差大臣兼海峽殖民地總督湯姆斯爵士，便於上月底告假，出遊暹羅與安南。據湯氏的宣佈，說此行只是遊歷性質，沒有政治意味；但他在暹羅的歡迎席上，却公然宣傳英暹合作，應付急變。本月十日日本侵佔海南島，他正在距火線一百五十里的安南順化晤越督，會商安南問題。十五日他乘機飛返新加坡時，新聞記者包圍他，問他此行結果。他還說是假期遊歷，甚是愉快！泰晤士報記者問他英法暹的友誼如何，他說不談政治，『若欲知關於政治大

事，則應向當局詢問，」言頗幽默。但日本佔海南之日，他正在和越督商安南問題，他却坦白承認了。

總督暹越之行的結果，他雖然絕口不談，但日本的同盟社已替他報導了很多消息。首先說是英國有意借款與暹羅，幫助暹羅的國防建設。後來又傳出驚人消息，說總督會與暹越當局舉行重要會商，總督回星後，英法荷將召開遠東三國會議。又傳香港，海峽殖民地，荷印，安南四總督最近將舉行會議。這些都是猜測之詞，但或者有成爲事實之可能。好像代表官方言論的新加坡自由西報（與泰晤士報同一公司）評總督暹越之行，便這樣說：「暹羅欲發展軍備，勢必借外資，暹政界多親日份子，但當局却要發展海空軍以謀中立。暹國如有財政要求，英國必同情也。」遠東會議一事該報未見提及，只好等待事實來證明了。

不過，在總督返新加坡後，人們盼望他宣佈結果而無結果的時候，却看

到一宗驚人的新聞，這是新加坡泰晤士報所揭載的，內容是這樣：「新加坡海軍當局，於數日前接得情報，謂有兩艘未明國籍之神秘怪艦駛抵新加坡，潛伏於軍港砲壘附近，似有所圖。當局乃急派軍用飛機四架，凌空偵察，歷數日而無所獲。據一般推測，兩艇必係來自德國者，但軍港當局的意見，認德國潛艇除非有甚大之輪船作母艦，導引而來，否則無此遠航能力，故斷定該兩艇爲日本所有或其他國籍者云云。」這一消息由泰晤士報刊登，當然不會不可靠。但有人目爲係英國當局故意造謠，用以警惕防軍及居民，因爲斷無日本潛艇駛入軍港而當局不知之理也。

上述這消息，南洋各報竟用大字刊登。荷印當局尤爲注意；荷印政府對於外國船隻之活動，尤其是日本船，更是特別防範。當局會由吧城派出一武裝摩托艦巡邏隊，前往西里伯北岸扣捕在禁海中活動之一日本漁船。不久，復在蘇門答臘島北岸靠近佈防區之亞特遮，發現四艘日本漁船，將漁人扣

捕。其防範情形，可見一斑。最近日本侵海南後，吧城及蘇島荷文報，均促政府擴充軍備，與英法菲一致合作對日，這種言論很動聽，在不久之將來，荷印或許有新的動作吧？

安南方面，法國當局已增派軍隊，安置巨砲，並將重新編配增加數量後的空軍。菲律賓人士自聽到日佔海南島消息以後，主張獨立的人更沮喪。軍事當局則加緊防備。上月二十七日，菲島描巨禮示省憲兵三名，會因日漁船非法捕魚，與之搏鬥，結果二十六名漁夫中一名受傷，餘衆皆潰退。又本月八日起，菲海軍當局，因所拍發無線電常被日漁船偷收，故改用密碼指揮，加緊海上的防禦。更爲有趣的，是菲島議員竟向國會提議，嚴懲被日人利用的傀儡。很顯然的，這也是進一步的防禦呢。

最後，說些暹羅的近況：暹國自治後，便積極擴充軍備，陸海空軍三方面，都有長足的進展。最近當局決再擴充海軍，進行第二期建造軍艦計劃，

定製潛水艇八艘，快艦十艘。究竟向那一國定製，現在尙未確定，因為這需要看看價錢的緣故。

(一九三九，二，二十六，吳逸生寄。載香港大公報二月十日)

第七章 太平洋的新局勢及其將來

日本在海南島登陸的消息傳到柏林後，希特勒的黨徒們皆表示滿意，因為此舉可使日本與西方各國之緊張關係，愈益加甚也。柏林的晚報評論道：「英法美三國在中國南部的根據已構成三角形勢，即香港，安南與菲律賓是。現在日軍佔領海南島，已把此三角形勢的據點之一（安南），予以摧毀。」換句話說，即把西太平洋上的三角形勢給破壞了。

日本此舉的企圖是在控制西太平洋；然西太平洋是英法在遠東勢力的中心，又是美國在太平洋勢力之一臂，所以誰如果能控制西太平洋，誰就能控制整個太平洋，所以日本侵略海南島的用意，實不僅要控制西太平洋而已，而還要控制整個太平洋。

石丸藤太說：「日本的制海權，若一旦落於敵手，敵人即能隨心所欲……而日本

即歸於自滅之一途。』所以總而言之，日本之侵佔海南島，不過是想取得太平洋的制海權而已——從西太平洋入手，再進而取得整個太平洋的制海權。這企圖因了日本之繼續侵佔圖沙羣島而更加顯明。

不過，海南圖沙之被侵，還只是日本企圖控制太平洋海權之開始，至於將來是否能達到欲望，還要看各國在太平洋上的外交的與軍事的成敗如何，和將來歐洲局勢之如何轉變來決定。因為，我們知道，整個太平洋上有三個戰略據點，在北為庫頁島，在西為海南島，在東為關島，日本欲取得整個制海權，對此三地，皆不能忘懷。如三者皆落日本之手，則菲律賓與夏威夷即等於為日本所佔領。現在庫頁島，日本已據有其半，今又企圖佔領海南島以遮斷英國海軍向東與美國取得聯絡，若此種計劃不受阻止，則日本進一步勢將更謀控制關島。如此不僅可阻止美國海軍之向西，且將隔絕與菲律賓之聯絡線。日本為遂行其南進政策，且獨霸太平洋，其欲造成此三大據點之聯絡線，處心積慮，已有卅年之久。當一九三六年日本製造所謂北海事件時，其用意即

在作爲進窺海南島之藉口，終因顧忌各國，不敢發動。今竟毅然不顧一切，而公然進犯海南島。以數十年遲遲不敢輕發，而一旦決然實行，此不僅爲中日戰爭開始以來第一件大事件，實爲三十年來太平洋局勢改變之唯一關鍵。對此局勢改變之關鍵，各國皆不會忽視，而且事實上已給以重視，法國之加緊安南軍備，英國繼新加坡根據地築成之後，而又在香港積極進行軍備，美國之在太平洋九處設防或增防，以及英法荷之更接近，這使太平洋上的對立形勢更爲緊張，而都是對日本侵佔海南團沙的因答。

總之，太平洋已生產了新的局勢了。各國正在盡力準備，準備先在外交上，最後在大屠殺上獲得這種新局勢之下的最好果實。而這種新局勢則是日本之侵佔海南及團沙所引起的。

在這種新的更緊張的西太平洋局勢成立後，至最近歐洲大戰發生時爲止，各國在太平洋上曾有過一個時期的國際勾結之活動，即各國爲準備將來的爭奪與屠殺而尋求

與國的活動（與這種活動同時，軍備之競爭曾在各國內部與各目的殖民地內，盡力推行）。對於這種活動之經過，我們可以分爲維持現狀國家與破壞現狀國家的兩方面來敘述——一方面是英美法蘇，另一方面是德意日。

先說德意日方面。

這些法西斯國家與帶法西斯性國家，以企圖破壞國際現狀爲牠們的共同特點。德意在歐洲要侵略弱小國家並破壞英法的霸權地位，而日本則在東方侵略我國並企圖消除英法美在遠東的既成勢力。這三個強盜色彩特別濃厚的國家，常常東西呼應，相助侵略。日本侵略海南島以前之與德意先有默契，及侵佔以後德意之顯然喝采，就是明顯的證據。

日本爲現實其獨霸東亞之野心，在此次歐洲大戰發生之前，曾企圖與德意勾結，三國的所謂「反共協定」就是這樣成立的。這三個強盜國家，除了「反共協定」以外，到底有無什麼其他的合作的協定，當時外邊不大明瞭，謠言紛紛。據法國的 VU

週刊，在今年一月二十五日透露消息說：德日兩國於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在東京簽訂了一個密約，其中規定：（一）日本倘因中國事件而牽入新的戰爭時，德國當以陸海空軍全力援助日本。（二）中國領土內凡日本享有經濟特權的，德國亦享受同樣權利。德國並有權對於『新中國』政府派遣技術及軍事顧問。（三）庫頁島及蘇聯遠東領土，倘受日本管轄時，德國應獲得讓與權。（四）德國得恢復戰前在太平洋的殖民地，但不損害日本戰略安全為條件。這是密約的第一部份。還有第二部份是規定瓜分馬來殖民地的。德國得佔有荷屬新幾內亞，馬都拉島西部，西里伯島南部，荷屬西印度的蘇里南，還有英屬婆羅洲。但英屬馬來半島到新加坡為止，暹羅及其餘荷屬東印度，緬甸，則為日本勢力範圍。這一個密約中間並沒說到菲律賓，夏威夷，安南，印度的分割，據說是因為要留着等待德國參加德日密約的時候，好重新分配云云。

這雖然是一個未經證實的報告，但是從在日本七十四屆議會上日外相有田再三主張強化『反共協定』這一點，再從英法荷積極擴充遠東的軍備這一點，都可以看出

當時德日想瓜分太平洋殖民地這一謠言，並不是無風之浪。

德蘇的互不侵犯協定之成立，希特勒顯然是踢開遠在東方的日本，而與鄰近的且是德意日的共同敵人的蘇聯作了朋友了，於是主張更加親德的日本內閣倒了台。希特勒的這一脚，表示日本與德國並不會訂立什麼密約或軍事同盟條約。日本軍閥原有訂立這種同盟的主張，但被天皇及一般元老重臣反對掉了。

日本爲什麼不願與德國成立軍事同盟呢？可能的理由只有：（一）德日的地位，相離太遠，日本在遠東遇到國際戰爭時，德國在西方除了牽制英法蘇的作用以外，不能有更實在的幫助。（二）日本的周圍，已全是敵國了，如日本與德國建立軍事同盟，則日本的周圍各國如英法美法蘇會加緊包圍牠，使牠受到不能忍受的損失。（三）日本雖然敵視英國美國在遠東的勢力，但必要時還想與英美妥協以圖解決中國問題，如一與德國同盟，就失去妥協的可能性了。（四）歐洲的英法對德戰爭發生時，在曠日持久之下，德國的勝利希望極少，日本如果與德國同盟，既不能得德國實際幫助之利益，反

而會受德國戰敗以後之惡果。對德的態度既如此，對意的軍事同盟當然談不到了。

所以日本與德意訂立軍事同盟的可能並不大，只會成立單獨反蘇的同盟，而不會成立一般的同盟；所以日本對德意的關係只會比『反共協定』的不即不離的口號關係密切不了多少；所以當時日本的外交政策只徘徊於德意及英美法蘇之間，很難絕然分明，而在這種徘徊瞻顧之下，牠則表示親近德意並仇視英蘇，而向中國及西太平洋進行可能的侵略。

日本軍閥在這樣的國際形勢之下，將怎樣建立他們的『東亞新秩序』呢？他們不敢——可以真確地說他們不敢——與英法美開戰，他們的願望是等待着歐洲大戰發生，而英法無暇東顧時，好乘機取利，佔領安南香港與菲律賓，而取得西太平洋的制海權。到這時候，雖然美國是一定要憤怒的，但東太平洋的美國艦隊不容易越過日管南太平洋上各島嶼的防線而達到馬尼拉，美國還不是只有西望菲律賓天空而無可奈何嗎？這可說是日本侵佔海南與南沙的主要的原意。這就是日本一見歐戰發生而就不禁喜笑顏

開的原因。

這是日本軍閥的如意算盤，然而不是多麼美妙的幻想呵！他們未想到只侵略中國一事，已把他們的軍事儲備消耗了一半了。

再說英美法蘇方面。

日本的南進，最受打擊的是英國；因為西太平洋對於英國帝國主義的生存太重要了，而日本的南進是遮斷了英國的這條『生命線』，威脅到英帝國的生存。次受打擊的是法國，因為安南是法國的最有經濟價值的殖民地。美國所受的打擊大多是希望上的，而非實際利益上的，因為美國在遠東除菲律賓外無殖民地，而菲律賓又是牠預備放棄的；牠所以厭惡日本的發展者，因為日本的發展會壟斷太平洋的利益，而阻礙美國向西發展之前途。蘇聯之所以厭惡日本的發展者，在目前史大林的統治下，並非爲了同情於被壓迫的民族，而是爲了這發展就是牠的東方死敵之強大了。

四個大國的這種情形，決定了牠們一致反對日本向西太平洋發展的態度。但因為各國在太平洋上的利益有大小之別，有實際的與希望的之不同，故而四國雖然一致反對日本的發展，然而很難於採取一致的行動。

英國不惜以巨大資力建築新加坡軍事根據地，又援助中國抗日；就這方面看來，牠是反日的。但同時，即到歐戰發生的現在為止，牠却處處留下英日妥協的門路，雖反日而不爲已甚（牠爲了避免刺激日本與德意建立軍事同盟，因而牠會主張英法蘇的軍事合作，只限於歐洲，而不推及遠東），這態度與牠過去在西方對付德意的態度是相同的。法國因爲在歐洲且在亞洲與英國的利害都大略一致，故而在兩方面都與英國聯合，而處處仰賴英國。然美國的態度却不同了，牠不即不離地與英法一致呼籲反日，然而牠想叫英國完全負擔反日的重担，而自己避免作實際的行動，並且時常對於英國的準備對日妥協的態度表示不滿。所以美國在態度上比起英國來可說是對日不妥協的，但牠的反日的實際行動決不會跑到英國之前，而這種態度更使英國要時常大開

着對日妥協之門。至於蘇聯，牠在歐洲與遠東的外交政策是一致的，即是希望別的國家不侵犯牠，如此而已；爲達到這種關門自保的目的，在西方牠不管什麼法西斯不法西斯，而與希特勒成朋友；在東方牠很願意中日戰爭長久繼續下去，使日本的力量消耗掉；牠又願意看見英日或英美之間的衝突，牠決不會先於英國而以實力干涉日本，而要竭力避免與日本作實力的衝突。張鼓峯事件就是很好的證明。

就是這種情形，使日本軍閥敢於冒險而侵略中國，並敢於更進一步地冒險而侵略中國的海南島與團沙羣島。

事實上英國很願意組織反日陣線，以便把日本圍困起來，使不能再向外發展。但是，雖然英法之間久已一致，但美國不肯參加這種陣線，蘇聯即使願意參加也不是英國所肯大開兩臂誠心歡迎的，因爲在蘇聯方面，不願踏入進攻日本的戰爭危機，而英國方面，直至希特勒侵入波蘭而英法對德宣戰時爲止，也不願與德日所揭爲反對目標的蘇聯十分接近，而致杜塞了對日對德的妥協之門。就因爲這個緣故，所以英法兩國

不能組織成遠東的反日各國之一致陣線。日本之佔奪海南與團沙，使英法更感到了形勢之危急，然而牠倆除了積極加緊軍事防禦以外，還是不能取得美蘇之實際合作。

這樣形勢，是此次歐戰發生前西太平洋的國際局勢。

現在，歐戰已因德蘇協定之成立與希特勒之侵入波蘭而發生了。太平洋上的國際局勢當然已因此有了改變——日本已再不談與「歐洲軸心國」聯盟了，牠很客氣地對歐戰宣布了中立，並聲明要與英美法維持友誼。牠當然是在伺機觀變，但牠這種「友誼」態度當要維持一個時期。那麼，今後西太平洋的國際局勢向何處發展呢？

預測是帶測謎性的；然我們不妨指出以下的幾個可能：

(一) 日本佔海南島的用意，主要在於爲打倒西太平洋上的英法美的勢力作初步預備。牠不敢於歐洲無機會可利用時而就侵犯香港，新加坡與安南，牠希望到歐洲大戰發展到英法無暇顧時，乘機侵入香港與安南。所以今後在英法對德的戰鬥力還強時，日本大概要加強海南與團沙的根據地位，而不再作進一步的對英法侵略，但牠要

一分一寸地以軟和的方法侵佔牠們在東方的利益。

(一)在英法勢力專對歐洲無暇東顧時，日本要乘機逐漸擴大其勢力。美國決不會甘心坐視日本的強大，但牠有什麼辦法干涉日本呢？菲律賓不能作為牠的遠東軍事根據地，要干涉日本，便非聯合蘇聯不可。所以將來如果日美戰爭不可避免，則其先決條件當是美蘇之聯合。這樣就發生了這樣一種可能——日本在佔領安南與香港之前，先佔領牠的敵人的屬地菲律賓。因為菲律賓離台灣與海南島都比較近，容易受侵，且遠離珍珠港，美國不易保護，何況那裏的資源極富，並可作為進攻新加坡的踏腳石呢？

(二)在歐戰中及歐戰末，日本都有侵佔香港安南新加坡婆羅洲的可能。但無論這可能是否會成爲事實，無論日美或日蘇戰爭是否會發生，然日本在西太平洋上的勢力伸展，都將是暫時的現象。西太平洋以及整個太平洋的國際衝突問題，將與此次世界大戰問題中日問題而一道解決。

有 所 權 版

洋 平 太 與 島 南 海
賞

館 書 圖 東 亞 所 行 發

號 六 弄 五 七 四 路 鄉 洽 莫 海 上

店 書 大 各 省 各 處 售 分

版 出 月 三 年 九 十 二 國 民 華 中

